

春秋三傳通經合纂

周氏家與附本

春秋三傳通經合纂卷十上

廬賡周 統學之甫 原編

楚陬 裔孫 姚齡 趙莊 增軒

昭公名稱

公即位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親有穆叔語則昭亦非當立者手利其年陸十九可制耳

繼正即位正也 陽氏曰重發傳者嫌 嫌于野非正故明之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

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子驍 國弱

家氏曰即位正首文 我發言於國于父乎 氏利而或也而 上濟書曰正非逐 君之罪也則不 齊有討亂之心故書

即信以明社稷之守
正氣之誠此書即
信之說也

會于號

胡傳宋之亂先於
今吳晉之先故諸高
者春以每書先趙武
以信為本也。孔疏
陳侯弟信書公子因
舊史也。嘉好之非非
例所與高氏曰宋之
雖齊不其公齊又從
楚矣。晉伯之哀也。宋
氏曰向戌片齊兵之
說趙武論曰訂之矣
仲齊侯也。自夫是說
而運也。公曰武乃
正民曰也。齊也。齊

國物齊惡公作石惡季虎公作軒虎謀公作
制製作郭 龍社註鄭地先書趙武尚信也

春楚公子圍聘於鄭且聚於公孫段氏

遂會于號依五音宋之盟也。邠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

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

弗戒懼。又如宋于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

焉。况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耻也。于

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年矣。再令諸侯三合大

夫服。欲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

不罷民無謗譴。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

不以先哲猶池
以晉景公上也
楚公子圍亞于晉而
序于諸侯大夫之上
皆兩伯之謂也。按
會宋會說可參
公羊不稱勇壯解楚
託于討招以討陳未
得
劉氏曰招之罪在被
世子不在此會使人
欲誣其宗然之事以
毀滅滅陳亦非招罪
也
杜註謂齊狄奪侯曰
狄朝晉也平滌亂秦
晉為成也子城妃
也禮記也鐘音為表

春秋左傳卷之六

令名矣而終之以耻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
戒文子曰武愛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
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
也楚又行僭非所審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
譬如農夫是廩是藜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
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
為則信也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
楚不為思楚令尹圍請用牲請禘書加於牲上而
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備叔

昭公

二

或服離衛設者服二
人執戈陳于前以自
衛離陳也蒲宮宮會
行經蒲為王助
具也

三月取邾

胡氏曰伐國而奪其
也王法所當示即舊
地以為國皆振宗氏
曰故自入邾之人欲
取邾得至是取之汪
氏曰文十二年取諸
及前北區魯邾之
始湛氏曰魯之弱臣
之專並見矣戰氏曰
宣十年歸之伐邾
公命也此專取也而

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吾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
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犂曰
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

三月取邾

切傳不曰伐昔諱內也莊子曰乘宮亂而
取之故隱其詞湛氏曰季孫宿所為也

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請
盟未退而魯伐落潰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
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諸帶焉弗與梁
其蹇曰貨以藩身于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
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

已
按宋魏二會言趙武
出而晉學孫宿不出
使勃勞則使人也宿
取和利則歸已也若
非趙武則勃危矣公
在國而處之季專公
不能禁也
楚告晉告字元晉請
楚請守卑

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墮壞誰之咎也。衛而惡
之。吾又甚焉。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
求矣。吾又誰怨。然則也。昭明與不已。名使者裂裳
帛而與之。曰。帶其褌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
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
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
其執事不僻難畏。威而致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
有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僻。汚出不逃。難其何患
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

靖安也

觀上齊枝五庶封衛
為五觀 仕註觀今
頓地帶縣在平
郭縣書序曰故與有
應牧子甘之野姚引
二國商諸侯徐奄二
國處姓皆曰成王伐
淮夷遂踐奄徐則淮

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解叔孫豹
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予會而赦有罪又賞
其賢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
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引其封
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邇則有刑猶
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姚卬周
有徐奄自無令王諸侯逐進御主齊盟其又可壹
乎抽大舍小是以爲盟王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
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辨焉吳濮有騶楚之執事

此

帥大舍小大謂楚將
滅亡小謂侵伐取邑

因字會甲

● 鍼奔晉

按先儒本三傳皆罪
蔡伯誠然再考家氏
曰以子乘之國而歸
臣母弟車之多仇其
罪誠之太甚矣善弟
誣蔡伯亦貶鍼也其
母使奔智矣卒得返
國由母賢耳此說亦
是矣左俱選亦合俱

系火二再

卷二十一 申公

四

豈其顧二國，爭，難，日，久，不，足，異，大，事。影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

乎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

尤也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

人許之乃免叔孫社注不稱將帥將
卑師少言取易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胡傳罪蔡伯也春秋以
能友責人兄故特稱弟

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隰

選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

晉罪秦伯也后子享晉侯造舟於河十里舍車自

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司馬侯問焉曰子之

遷于多車
杜預遷數也景公
數其罪而加戮則城
有罪明矣

公羊注諸晉未錄劉
氏曰知公所言當皆
放

• 敗狄大鹵
高氏曰其與交剛皆
晉人至是卿帥師晉
益衰矣趙氏曰太原
在晉東北無乃為晉
邊鄙之慮而敗之歟
苟吳後又伐鮮虞滅
陸渾則亦好功若也

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
何以得見女叔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
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

○諸侯之尊，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

而奔之，惡也。惡秦景公不能親親以
禮曲全致適仇國也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林氏曰悼公
卒莊公穿立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大鹵公穀作太原晉昭志
不在諸侯其臣好功也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共，魏明卒也。將

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其車，必克。困

六卿曰張季立功以
因其寵非置之利權
氏之愛也。

杜預無將出戎也崇
聚也。既雖險不使軍
以什其車增十人以
當一車之用也。舒新
荀以學人吳不恨所
以立功。

夫疾入莒

陳氏曰去疾長本宜
立故曰莒去疾亦與
齊州之舍去疾也不
與國人之君展也
胡傳謂不面命制其
公子非也。

展與奔吳

氏曰展不稱爵不

諸肥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

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爲五陳以相

離而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

以誘之狄人笑之未陳而薄之火敗之趙氏曰此用卒之始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與出奔吳叔弓帥師疆

鞞田公穀無與字季氏曰去疾回齊力入未見能說

莒展與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名去疾於齊秋

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與奔吳叔弓帥師疆鞞田因

莒亂也於是莒務婁誓胡及公子滅明以大厖與

以為君也為執君者所立也高氏曰以兩氏則其已立也

弓疆亦用

公羊長谷未錄劉氏曰御本屬晉將取之未得其地今因舊亂師師往乃執之非畏之也氏曰鄭民不服故師解疆之

楚處子

康公故作卷。孔疏傳稱繼殺經者卒以卒壯與鄭楚頌同注氏曰楚臣也舉曰無服者可以戮人播于諸侯為甲之則處為君之政不可掩矣高

常儀靡奔齊君子曰莒屐之不立棄人也夫人可

棄乎詩曰無競維人善矣

疆之為言猶竟也高氏曰疆漢封以別乎莒也書之訖其乘亂牟利也

葬朱桓公高氏曰鄭始齊葬齊喪甚矣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楚公子比出奔晉

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擊櫟邾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 嗚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於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

氏曰或云爲諸侯諱
可以諱也或云病
卒非弑則椒舉之責
慶利之對當將彭人
耳目豈盡妄乎以僞
赴說爲長。

比奔晉

何註辟內難也高氏
曰皮殺君之了自必
比不能割故出洪氏
曰書比奔則圖弑罪
益著矣。

韓起聘

黃氏曰晉自趙武與
楚盟諸侯由此不專
事晉楚起代武爲政
欲效諸侯故親求起
可謂有志于治權人

春秋三傳卷之四

子園至。入問王疾。楹而弑之。遂殺其二子。暮及平
夏。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廐尹子皙出奔鄭。殺大宰
伯州犂於郊。葬王於郊。謂之郊敖。

一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汪氏曰晉伯漸衰而欲以嘉好結晉也

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而來見
禮也。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繫春秋曰周禮盡
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
享之。季武子賦絲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
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

春秋三傳卷之四

六

心已厭勢不易回而
德又不足服人卒不
免示威乎邱耳

周公召公應

叔弓如晉

趙氏曰諸侯即位小
國朝六國聘禮也韓
起來聘通嗣君也故
叔弓如晉報之。

卒章既享宴於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

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

起不堪也無以及名公為政來見二句姑存
趙氏口前後無此理

夏叔弓如晉報聘也

叔弓聘於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

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賓徹命於執事敝

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

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弓曰子

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

鄭公孫黑

胡八孫有罪而大夫
初畏其強不之討也
因其疾而幸勝之則
亦殆矣故稱討以殺
罪上也

劉氏蘇氏同胡傳

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已卑讓也詩曰敬
八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秋鄭大其大夫公孫黑

經 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
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鄆聞之
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
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隄專伐
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
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

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子
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爲凶人不
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爲褚師。子產曰印也。若
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
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緝尸諸尉氏
之衢。如木焉。

冬公如人。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晉 晉平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
非仇利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我服焉。

季氏曰如左氏言晉之辭公未爲失也則春秋止罪公之輕動也汪氏曰服黑當見天子以少姜如晉記公取辱亦傷世道之衰也王氏曰公恭不近亂不能遠取辱公就返矣猶未盡于心故爾終其事公毅之說恐非聖人之意

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

宿也姑存。范註季氏許公于晉侯使不見公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原公作原

丁未滕子原卒同盟故書名滕子原成公也文公子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杜註卿共小國葬厚也以滕子來會葬襄公故

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爲介及郊遇

懿伯之忌敬子不入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

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

小邾子來朝
秋小邾子來朝高氏曰公即位之初大聘小邾非不

于氏曰小邾果從晉
可爲之因而終以流播有初鮮終矣

列于諸侯而不失事
天之禮本營附庸故

卷一
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曾
滕二知實不忘我好。故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
嗟焉。遊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
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

八月大雩

注氏曰書雩二十一而昭有七災變數
見矣公無過災而懼之心終及于難

卷二
八月大雩旱也

冬大雨雹

杜氏曰記災。此
強臣專排之應。

北燕伯款出奔齊

卷三

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

款欲立寵人此君
嬖也大夫比以殺公
之外嬖公曰畏而死

此罪也其罪更大
左未句罪之也兼罪
看與大夫則可

齊大雨雹

桓何率孫宿齊執兵
攝數月之間再有大
雹申與老季氏之孚
也不肯端言其事故
漏得藏小之失夫藏
冰調覆之一事耳謂
能無察伏云云諒矣
意者公遇災而懼以
亂爲國災庶可禦否
則藏冰雖令出風其
將能乎。劉氏曰豈

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壁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炊
出奔齊罪之也。

歸其曰北燕從史文也。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雹公穀作雪冬春再見
季孫無私弱公之慮。

大兩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

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

西陸朝覲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

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

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

言雷由蒸水故非也
彼堂于季與張萬各
承制異高氏曰去年
冬至今正月連雷六
道如此人事可知黃
氏曰專固無君子犯
陰陽豐有所畏而不
敢正言歟抑堂季故
而說使君不疑歟
氏曰當雷而雷故爲
震凡陽震陰不入爲
震陰陰不入爲震
杜註陸道也返閉也
火出謂火星昏見東
方三月四月中也知
折爲天夭死爲札。
洪範孔疏短未六十
折未三十

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也時食肉之祿冰皆
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啟
之公始用之火出而旱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
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與人納之隸人藏
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
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變風秋無苦雨雷
出不震無蓄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
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
雷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禮記集說而
言冰其典

會中

初傷不以楚圖爲誠
而又推爲盟重相與
胡事之以順據其所
爲前未有至此極者
也故申之會重會也
侯皆王法所當斥也
范註楚靈王始會
諸侯也燕氏曰楚會
諸侯皆不敢爭楚至
肆于北方家氏曰宋
之盟楚之會春秋初
焉今楚庚新立遷其
狂悖從晉人求諸侯
晉君臣輕許之楚遂
合十三國而爲此會
會盟之一大要也

執徐子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
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人執徐子

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

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於申六月丙午楚

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

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

此會也夏啟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毫之命周武

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鄴宮之朝穆有

塗山之會齊桓有台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

楊氏曰不言備釋之也劉氏曰稱介伯討也以與出也高氏曰示威也季氏曰徐張楚已久此謂其不聞道爲貳耳史記載季札使過徐可知其通上國者田徐矣規返杜註規正二子之過陸氏曰規正會禮之失請辭請王辭謝宋太子也

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等侯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所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宋大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墜幣焉敢謝後見

孰徐子杜語言其子
以疑罪而請侯

禹湯諸王言治世樂
行而亂世應杜說
仍歸情同名教重夫
國有大室中兵

遠惡而後棄積惡者
慎之德遠而後興積
惡者勉之

徐子吳出也。以爲武靈故執諸申。楚子示諸侯。後

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

侯所山川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爲

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

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

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

而後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後。其惡不遠

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程子曰。昔平

楚

楚子入郢伐吳

杜註因申會伐吳下

言諸侯期徐藤小和

宋不在也高氏曰諸

侯畏楚強守宋之盟

而從之然猶不能致

魯齊晉許邾杞至伐

吳則北方之諸侯盡

去惟屬楚者從人心

之向背可知矣家氏

曰晉楚之成以弭兵

楚伐吳晉無所問書

以哀晉失伯也

執慶封殺之

趙氏曰弑君之臣天

下其葬之陸氏曰已

非齊宣天子以其與

弑君之賊當請殺擊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

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賴公殺

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太子鄭伯先歸宋

華君遂剽大夫從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

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叔舉曰臣聞無

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此其昔從於

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

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

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

之齊陳氏曰不再言
楚子不子楚以討荆
也張氏曰有許已而
非諸人是以封不服
春秋亦不以討賊書
之

遂滅賴

趙氏曰昔平倫安生
祖不救晉楚交好爲
利父焉害也家氏曰
齊國遂伐楚遂申之
正也楚危怙其強橫
劫諸侯而威無罪之
國所以誅也

春秋三傳合集

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

以下滅賴

侯滅賴。賴子而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

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儻公。如是王親釋

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於郢。楚子欲遷

許於賴。使鬬章。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宇

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自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

竟莫校。王心不達。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

不堪。王命乃禍亂也。昔伐書滅惡楚暴也。殺不
書楚子虞非討罪之人也。

公此伐以也。其言執齊慶封。何爲齊誅也。其爲齊

卷十上 昭公

十二

慶封弑賊慶亦弑賊
故曰不以亂易亂

●取郕

黃氏曰春秋國言滅
邑言取郕國也取之
舊故言取也書取則
明魯貪其土無與滅
兼地之義
公羊傳滅未錄劉氏
曰舊已滅郕矣公羊
本謂魯亦滅郕耳

誅奈何慶封之罪脅齊君而亂齊國也

慶封弑其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慶封不為
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賢治賤用賢
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
服其斯之謂歟遂禘事也

九月取郕

襄六年莒滅郕因爲莒
邑今魯承莒亂取之

九月取郕言易也莒亂著邱公立而不撫郕郕
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穆子卒庶子
諸嗣爲昭平

叔孫

許氏曰約卒而致中
軍公若奇矣以是知
約之有次于公室所
謂利之無咎矣。

杜註初穆子去叔孫
氏成十六年梓橋如
之難奔齊也庚宗魯
地。

哭而送之婦人哭而
送穆子也俞氏曰情
極則痛。
杜註上使有價也報
猶也來口也宜伯備
如穆子兄問其姓問

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負而

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道齊娶於國氏生

孟丙仲王慶天歷已弗勝顧而見人罪而卜負深

目而猥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且而皆名其徒

無之且曰志之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

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名女名女何如對曰願之久

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

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

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名

春秋三傳卷之

有子否。監小臣也。衛言從寡衆必言。

杜註未際未與諸大夫交見也。以驟猪血獄鍾曰濶。其饗亦其也。謂白也。出命之日計命日也。北婦人國姜也。客謂公孫明。視于公私。遂于公也。示之示叔孫也。而何如何也。俞氏曰牛止之政。明之也。見仲而何故。非之也。流有客觸其經。既自見其其法。許而不名。蔽其內。猶虛命。

卷一

其徒使視之。遂使爲監。有寵。六使爲政。公孫明知。

千明也。孟西仲。

叔孫於齊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

後使逆之。田於邱。猶遂遇疾焉。監牛欲亂其室而

有之。疆與孟盟。不可。叔孫爲孟鍾曰。爾未際。饗大

夫以落之。既具。使監牛請日入弗謁。出命之日。及

宿室。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怒。將往。牛止

之。宿出使拘而殺。諸外牛。又疆與仲盟。不可。仲與

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

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曰。何爲。曰不

微其不
杜豈私與叔孫氏室

也。

个至右也豈虛命
微豈令空示若叔孫
已食命豈去也使亂
大從從從子亂也殺
適豈五而仲子也據
析也謂牛取叔孫東
豈豈與南還也昭子
不知牛然其父故
俱此言。豈豈齊魯
界上則豈風齊地
豈不勞不以立而爲
功而容之也豈豈豈
君之豈豈豈豈豈豈
昭子則亂臣豈豈豈

春秋三傳合纂

見既目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
彼一疾。
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夷見告之饑渴投之戈
不好牛賦。
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
女疾子。
見人便寢饋於个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
月。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昭
子。子卽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
適。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
豎牛懼。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閉之外投其首於
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

昭子上昭公

古

通亦少矣

●舍中軍

孔氏作中軍民不盡
厲公公室已卑矣今
舍中軍向公室公
亦卑矣亦向叔孫家
禮道之使而注孫家
取其半也薄也甚又
故左自擇之曰氏曰
自是公室有貴而已
無復有民家氏曰公
云後古豈云復正乎
綠注氏曰非也齊
不言其故至丁春秋
蓋約者三節日見罪
矣

●公如晉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胡傳公室益鬼而魯國之兵權悉歸季氏矣。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公室也。數中軍於施

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

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

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其二。二子各一。盡皆征

之而貢於公。家氏曰叔孫姑未安于位皆季氏所統為左云卑公室得書法之有

楚殺其大夫屈申

劉氏曰稱國以殺為祭上也。蔣氏曰音無罪也。

楚子以屈申為貳於吳，乃殺之。而殺其臣也。

公如晉

此見公但知儀之末而不知禮之本也。

任氏曰昭公如晉凡
七至晉見止者一及
河不至者五惟此年
得善也然以慈恩我
不免于辱蓋昭公禮
于儀而不知禮之本
是以晉平雖稱其善
于禮猶欲止而討之
也

論氏曰辨禮儀與子
太叔對楚簡子同彼
說得大此說得切先
儒謂其言魯以諷晉

左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
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
何爲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
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
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
用也此言失政如大國之盟陵虛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
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
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
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

齊車夷以奔

胡情邪葛大夫名姓不登史策微也此以姓氏通重地也以地叛離賊必書地以名其人其書來奔接我以利而戍人其利兩亂不義也。許氏曰卿會執方盟而伐莒取邾公與晉未返而受拔邑惡季氏之專也宋氏曰當置其君于貽將使晉人執之而已得遠竊國之計耳。

公至晉

於是乎知禮虐小分民皆季氏所為叔侯何盡歸罪于公耶惟訊不知禮則當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汪氏曰季有叛君之心是以納叛人

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此與襄二十一年庶其皆季孫宿受叛也

公莒牟夷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重

地也其言及防茲來奔何不以私邑累公邑也

以者不以者也及防茲以大及小也餘與公畧同

秋七月公至自晉汪氏曰歷三時乃得歸書至危之也

晉人愬於責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

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戍之惰也為盟主

言其久也亦言其危也非范獻子言則公爲晉執矣宿之罪大哉

叔弓敗莒蚡泉公羊謂泉未錄劉氏曰非也此地名耳豈謂戰而泉湧乎。高氏曰幸魯之勝乃所以罪之也。

秦伯卒公羊謂納未錄洪氏曰非矣赴之畧耳。

八國伐吳

蘇氏曰越始見而與徐邗人不可云沈子徐越伐吳故也猶滅

年秋三月

而犯此二兵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

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車夷以車婁防茲奔魯而魯受叛故魯思于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蚡公作績穀作黃杜註魯地

莒人來言不設僂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

也鄭氏曰晉方以納牟夷之故欲止公而叔弓又敗莒師不顧伯討以成君禍。

秦伯卒家氏曰史失其名春秋因之非也。景公卒哀公立后子復歸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麻

之役遺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洧越大夫常壽過

昭公 十六

之會吳以郢故稱人也
也家氏曰胡又定以楚
楚前伐吳討麇對罪吳
不當報于是復爲此後
師出有名思以爲未然
楚虐其罪夫討不以賊
治賊季氏曰吳四受楚
兵而州來之吳長岸難
父之兵漸存至相舉及
外矣以兵傷人豈非曰
復哉

○宿如晉

按公在晉宿受言茲
邑而晉欲止公今宿
聘晉雖言伐魯有詞
而晉不討足矣向爲
如適且重聘晉

帥師會楚子於瑣閱吳師出
蕩收彊帥師從之遠

不設備吳人敗諸鵠岸

季氏曰此楚逼越制吳之始越惟此書人。非褒也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高氏曰襄二十九年書于今稱伯益後振與

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

葬秦景公

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

杜註合士男大夫送葬之禮

夏季孫宿如晉

高氏曰謝前取莒物也蓋莒伐魯則魯有詞故晉受魯聘而不見討

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籩武

子退使行人言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

之輕督君而爲督臣
可知矣。

敢求貶得貶不過三獻今且有加下臣弗堪無乃
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爲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
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貶固請徹加而後卒事
晉人以爲知禮重其好貨。卓氏曰受莒邑宿王之
如晉謙歸公且偵晉也

葬杞文公

。華合比奔衛

宋華合比出奔衛

許氏曰宋公殺世子座逐華合比皆著寺人譏應敗國爲後世戒

胡傳宋公罷信問寺

人又

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

絕逐軍合比而君臣

之義

伊氏云多食肉

柳聞之乃坎用牲理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

之家亦可與矣去宋漢

庶不知懸覆車之禍

悲矣。許氏曰出君

之族既盟於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

其子湯心變得... 忠良死亡相傷春秋... 之家可一日不謂哉... 家氏曰此與向此... 伊及相酌而平公不... 之語也嗟大閹官... 人國家心外廷... 其言而其譜乃售可... 不戒哉。

蓬蓬伐吳... 許氏曰蓬蓬不... 吳乃殺兵有事... 至復伐徐而國亂矣

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
為之微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見於左師左師曰
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
有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女其畏哉
秋九月大雩

傳左 秋九月大雩旱也

楚道罷帥師伐吳高氏曰三書伐吳見楚終不得志
傳左 徐儀楚聘於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蓬
澆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於豫車

叔弓如楚
宋之盟爲之也

齊伐北燕

齊侯伐北燕
齊侯曰晉納其首于
納書弗克納此不書
納弗克者納之正也
非奉少尊長之比也
但累受賂而退故止
書伐。

而次於乾谿吳人敗其師於房陵宮嬖尹棄疾

子蕩歸罪於蒧洩而殺之蒧敗而歸罪于洩經特書罷伐以明之。

冬叔弓如楚趙氏曰諸侯兩事晉楚季孫宿如晉則不待不以叔弓如楚也

冬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末句姑存高氏曰楚特強諱敗魯敢弔

齊侯伐北燕齊侯曰將納其君書魯書伐不書所以伐取其納賂而逐也。納賂詳次年。

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士匄相士鞅逆

諸河禮也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

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

誚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

。僖齊平

劉氏曰左云齊未之也齊求魯也杜詩求燕則齊魯齊已澤燕平無緣更進次徒而燕乃行成也且燕虛之傳當云燕求之季氏曰經例齊魯平及鄭有叔孫舍泚盟事相類且在氏下文明云燕行成而上文又以爲齊求之文法自相背今若截齊求之也則字正解齊魯平而以齊已下終齊無之非則尚得矣其在氏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胡傳昭公婚吳附楚無汲汲之意乃齊求魯而許之平。

傳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癸巳齊侯次

于鞅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餼

器請以謝罪公孫皙曰受服而退俟釁而動可也

二月戊午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塞王楨

筆耳不克而還左傳齊求之也上言齊魯平齊

釋平者成也暨猶暨暨也暨者不得已也以外及

內曰暨高氏曰齊魯數伐魯景公使慶封來聘今

三月公如楚鄭氏曰以朝楚猶曰辱也

本無試而杜註從許氏之說也

●公如楚

趙氏曰魯交事晉楚前年公如晉則今之不得不如楚耳

杜註祖祭道神

按此如楚皆宋之盟爲之也。惠伯解麥實勸行耳

●舍如齊涖盟

按曰涖盟必前有奸也。穀所謂前定也可見。豈齊平爲魯明矣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傳楚子成意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大宰遠啟疆

曰。臣能得魯侯。遣故疆來。召公。公將往。憂襄公

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憂周公祖而

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

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

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於師之深。孟僖

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汪氏曰。郊。于

叔孫舍如齊涖盟。舍左。穀作姑。後同。杜註公將。遠適楚。故叔孫如齊尋德好。

涖位也。內之前定之辭。謂之涖外之前定之辭

卷二十一 昭公

十九

謂之來

許氏曰始難齊平。故盟以結好。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據傳士文伯謂衛君魯上卿受之又云不善政取譴。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據傳襄公卒韓宣子因大夫言使范鞅如衛弔反成田。

親 邾曰衛侯惡今日衛侯惡此爲何君臣同名也

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

王父名子也

九月公至自楚

江氏曰自如楚今七越月危公之意可見矣。

注 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

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

衛侯惡卒

劉氏曰穀云王父名子蓋言臣之子不取與世子同名有生在世了前王父名之者則亦不改也說者遂謂唯王父名子王父卒則稱王父命名之是則不可

公至楚

按七越月見其久公至楚自楚見其危也

五 對首時孔子年三十

共平声。讓明德也

恭亦明德也

家語本姓宋閔公生

弗父何何生宋父周

周生世子勝勝生正

考父考父生孔父嘉

其後以孔爲氏嘉生

木公木公生金父生早

夷父夷父生防叔防

叔防華氏之禍奔魯

生伯夏夏生叔梁紇

紇生孔子。何以適

當立讓焉公。

聖人之後聖人有明

德

家語八三時公疏行

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
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
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
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
釀於是鬻。於是餉。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
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
其將在孔丘乎。我若殘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
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
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

應。將有遠者必
有達人慮。

莖衛襄
元衛靈公也

夢俱奇

孔成子筮之過屯之
比史朝曰不亨故立
元。

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季武子卒子
紇嗣爲悼子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法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媯始生孟縶孔成
子夢康叔謂已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
史朝亦夢康叔謂已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鉉之
會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晉韓宣子
爲政聘於諸侯之歲媯始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
足不良弱行故孔成子立靈公十二月癸亥葬

御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夏四月辛丑陳

侯溺卒

招殺偃師
胡傳招以介弟遂君
之惡陳侯不能擇親
之賢者而徇其私愛
施于不合之人以致
亡國交股之也
汪氏曰楚滅陳託于
討招而留之變實下
陳之水也

陳侯溺卒

歸氏曰哀雖寵留非
有殺偃師之志偃師
殺而哀始痛廢立之

春秋三傳合纂

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大子偃師。二妃生公子
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
公子過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
悼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丑哀公縊。
鄉曰。陳公子招。今日陳侯之弟。招何也。曰。盡其
親所以惡招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

卷十一 昭公

二五

際間不容髮顧欲兩
利而俱存之真亦愚
甚哉

○叔弓如晉
罪晉不能禦楚而以
宮室動諸侯宜其矣
伯也

執行
家氏曰要

也世子云者唯君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志之
也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
親而殺之惡也

叔

弓如晉

晉作虜祁之宮叔弓往
賀之肆魯以愧諸侯

叔弓如晉賀虜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

虜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

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爲我賀將天

下實賀許氏曰財費役煩可弔而賀之諛者衆也
不圖強楚惟宮室以爲安樂平公志卑矣

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 陳公子留出奔鄭

為利於人以其於

殺梁執有罪天錄注
氏曰行人則非有罪

矣

陳留出奔鄭

孫氏曰稱公子羽留
之不當立也

秋蒐于紅

杜註不言大經闕也

劉氏曰不于春不于
常前非正也不言公

政令出三家也陳氏

曰皆三家之師也桓

莊之狩必言公昭定

之蒐不言公李氏曰

謂蒐五昭十一年夏

正蒲二十二年看昌

春秋王事不記

左于徵師赴於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於楚

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

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

之罪不在行人也劉氏曰稱人執非其罪也高氏

秋蒐于紅胡傳蒐春事秋與則違天時有常所于紅則易地利三家專行公不與則悖人理

左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于乘此大蒐也

羊蒐者何簡車徒也齊氏曰大夫假此以聲威于國人耀武也

左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為防

置旃以為轅門以葛覆質以為禁流旁握御擊者

卷十七 昭公

二十一

陶定十三年夏比蒲
下四年秋比蒲皆書
大此不書大杜註經
闕或然也

公云以字書以字書
李氏曰皆非也非地
禮則書也穀云正
也未錄劉氏曰非也
蓋不學周禮者

陳殺過
柏與過同受厲而之
命于哀公同殺太子
柏爲首而過爲從過
亦不得爲無罪家氏
曰不去其官其罪惡

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掩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
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
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
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
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
力也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吳氏曰同殺太子罪均也柏
悞楚討歸罪于過而欲免已

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

以殺太子之
罪推罪于過

大考

也

陳執招殺吳

楚子討罪為名遂

滅陳使身對成爲陳

公大惡也。徐氏曰

討賊善在滅後本懷

滅心也。胡氏曰。招有

罪而請書公子見楚

子懷惡而執招不與

其執也。與書與楚通

謀滅陳陳賊臣也故

不言大夫非陳大夫

也。

帝系云顓頊生窮蟪

窮蟪生破康破康生

句芒句芒生蟠牛蟠

牛生豨睪。豨或謂

牛以前名字之異書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

孔與與公作瑗家氏曰乘招罪而掩取其國挾義聲以行其大不義此年七書陳事。閔陳而罪。楚也

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滅惡會

之冬十月壬午滅陳。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

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顓頊之族也歲

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

復由。且陳氏得政於齊而後陳卒亡。自幕至于替

睪無違命辭重之以明德。實德於遠遂世守之。及

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

昭公

二十三

傳前本有土至賤失國耳

世祀虞之世敷朱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

殺惡楚子也。若殺徵舒終復封陳。今遂滅陳。稱師見恃。衆肆暴諸侯莫較也。

葬陳哀公。與嬖袁克殺馬。毀王以葬之。

不與楚滅閔公也。楊氏曰國滅書葬。以是無道滅人。閔陳之滅書以存之。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王氏曰書于陳存陳也。許氏曰楚成震詔夏故往會。

叔弓會楚子
畏楚而自往會也。訊
齊也。晉若同聞傷天
下無伯矣。

九年春叔弓宋卒亥鄭游吉衛趙厲會楚子于

陳。陳氏曰諸大夫旅見于楚。經舉魯以見其餘。家氏曰楚滅國人。所當同嫉。魯倡諸侯預會。訊也。

許遷于夷。程氏曰。王綱不振。諸侯昏。不。安。故。至。于。再。遷。雖。許。男。不。能。治。國。然。可。觀。世。變。矣。

○許遷于夷
孔疏許自楚遷以來
以楚仍鄭今與聞欲
遷許遷故以自遷爲

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

安若建強遷則當云
楚人遷許如宋人遷

宿齊人遷許氏曰

許自成十五年遷兼

今又遷義詳以見

其危弱不能自守矣

陳災

高氏曰不與楚滅故

遷兼之陳如御廟存

其風也朱子曰禮建

安二十五年初漢尙

未亡通鑑便作魏黃

初元年大非春秋存

陳之意。

公羊又云執人之罪

人殺人之賊彝人之

君將以楚爲義舉矣

春秋三傳合纂

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

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遷方城外。人於許。

夏四月陳災。

災公穀作火胡傳叔弓會楚子目擊其事雖不告而歸諱陳故史遂書之。

夏四月陳災。鄭裨灶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

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政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

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遂楚而建陳也。妃

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

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

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

穀畧同劉氏曰蓋聖人欲存之

安十上

昭公

孟

未錄。

覆如齊

按此復修前好益嚴
意故傳以爲恥。

築卽囿

許氏曰丙制于強臣
外輕于大國是之弗
慮而築囿公之志日
危也家氏曰桓四年
狩于卽經三十一年
築書于卽今移築囿
以爲游苑之地。

乘施來奔

按此傷齊境之無政
刑著陳氏之始大凡
罪魯之受亡臣也

秋仲孫繆如齊杜註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
祀久曠今修盛聘以無忘舊好

五孟僖子如齊般聘禮也孫氏曰繆
仲孫繆子

冬築卽囿張氏曰意如逢其君以耳目之娛
而窈其權略公安之而不悟也

六冬築卽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

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

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書時句姑存俞氏曰
非也觀昭子言可知

十年春王正月傳四

夏齊乘施來奔燕氏曰高彊不書非卿也○齊公
書氏曰書來奔罪納亡也 作晉

七齊惡蕪高氏皆者酒信內多怨彊於陳鮑氏而

王氏曰公羊以爲齊
臣蓋見晉有欒氏而

彼謂告者。

欲入公門未得故伐
虎門虎門門名門畫
虎也。

杜註王黑齊大夫
姑鈺公旗名斷三尺

長火三尋下集

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
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
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
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
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
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外四族召之
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欒高乎曰
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
卜使王黑以靈姑鈺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五

長火三尋下集
昭公

二五

不敢與君同莊六
執之道 鹿門齊城

。三子伐莒

王氏曰三子皆書遜
其專國而公不得為
政也陳氏曰舍中軍
易為三軍帥師四分
公室叔弓為意如貳
也弓佐承序于仲上
叔孫婁守趙氏曰魯
取齊而納年邑無
怪莒有盼泉之師叔
弓且敗之矣今又並
出皆李之為也家氏
曰叔弓非叔孫氏乃
臨事所秉之師

月庚辰戰於稷。莒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

諸鹿門。渠施高彊來奔。

來高奔。惟有陳鮑。道陳逐鮑而陳代齊矣。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獵帥師伐莒。

意公作。隱後同。

左 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郟。猷。俘始。用人於臺。社。滅

武仲在。奔。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

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

壹用之。將誰福哉。

王氏曰。傳止書平子季王兵也。前氏曰。魯聞晉衰欲一舉滅莒。

戊子晉侯彪卒。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左 戊子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

舍如晉

與如晉葬平公也與
魯以概其餘也彼此
二卿共盟主葬也。

十有二月

孫氏曰此年無冬脫
也注氏曰何氏謂昭
取吳而子之年貶之
非也而耳。

叔弓如宋

杜注以助事行故
僑辭之商氏曰卿共
盟主葬獨可也卿共
同列於非凡

慶誘殺蔡侯

胡傳度本心欲圖其

春秋三傳合纂

遂如晉九月叔孫婁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刻

罕患以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

如晉葬平公也杜注禮諸侯不相弔故辭卿伯
經不書諸侯大夫者非盟會也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成公作成。平
公卒元公佐立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二月公
作正月

左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圖改
名虔

左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

而無信唯蔡於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

卷十七 昭公

二十六

國不爲討賊舉也而
又重誓甘言誘而殺
之肆行無道貪得一
時流勇于後棄疾以
是殺戎蠻商鞅以是
殺魏將秦人以此劫
懷王聖人惡虐而名
之其處遠矣

棄疾圍蔡

陸氏曰楚託討罪寔
取其固其惡甚矣棄
疾不能諫止又圍蔡
不待賤而強見陳氏
曰言圍病晉也城陳
屬不于此病晉韓起
合八國于成勢以謀
殺蔡而不能師甚矣

往蔡侯不可二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子申

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

○楚子處何以名絕之爲其誘討也此討賊也雖
誘之則姑爲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予也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蔡放罪固當誅然楚處亦
弑賊也棄疾從其昏耳

○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
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
將假手於楚而斃之何故不克然胥聞之不信以
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兵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

世之爲惡而不受罰者慎之

杜諫命木水火土五者爲物用久則必有敝惡則有損故無拯拯救也不可後拯猶沒不可後拯

按沒字似後字之訛

歸氏楚鬼比蒲

范註昭公母胡女歸

姓。胡齊有重賚

國不處。一綱車政

之木此與本矣

春秋左傳卷之四

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以矣。楚克有繆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慝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後振。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蒲。

五月齊歸楚大蒐于比蒲。非禮也。秦有葬齊歸

大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

昭公

二十七

孫氏曰莫春田也五月不時也時又有天

人之喪黃氏曰三家焉耳公不與也高氏

曰大誓天子之制也

會和于盟高氏曰始也盟茂盟

趙齊若親盟今公以

毋喪使仲孫盟而晉

初帥焉可知矣河比

曰自知倚孫魯屢犯

晉魯藉晉力而執制

子繼魯病庶其界我

知受或說仇益深襄

二十八年來朝昭元

年魯會仲公葬至此

盟以修好

仲孫貜會知子盟于禚禚祥公作侵羊王氏曰有喪而蒐復會盟非臣子也

左孟僖子會知莊公盟于禚禚修好禮也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

罕虎曹人祀人于厥厥楚公作屈銀杜註不書救不果救

左楚師在蔡晉荀息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爲盟主

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楚謀救蔡也鄭

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

順楚大而弗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

順楚大而弗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

許氏曰：畏不敢取，道使請命，使楚益驕，且諸侯之力而卒取之，韓起之罪也。家氏曰：諸侯共起義也，而晉之用事者庸無能，蔡遂滅矣。注氏曰：魯此于圍蔡之後，滅蔡之前，則失救患之義矣。不貶而拜見。

非齊歸

按公既父喪，公豈有喜容乎？雖歸氏喪，不戚，冀心猶未也。耶然公猶有童心，何揣慕之愧無有耶。

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晉人使狐父請葬於楚，弗許。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范註齊諡

傳九月葬齊歸。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

趙史趙曰：必爲魯知。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慙，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始其失國，

社註必爲魯知必出在郊野也

。滅蔡執有用之
胡傅強執而虐用之
也稱世子別氏歿死
力屈就捨不顧其身
爲子之道得矣。

師氏曰詳書蔡事深
惡其暴也陳氏曰書
執弗臣之辭程氏曰
般身珍國亡及其子
可爲亂臣賊子之大
監。公羊未錄劉氏
曰公云不君靈公不
成其子文稱世子矣
又云用之築防此似
免戲。

納北燕伯于陽

公齊歸者何昭公之母也

何註婦氏胡女
襄公嫡夫人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傳左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太子於岡山申無宇

曰不祥五牲不相爲用况用諸侯乎王必悔之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杜註陽即
唐燕別邑

傳左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欵于唐因其衆也

三月壬申剗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高氏曰公始以卿共平公之葬
故元公即位即使來聘也

傳左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享之爲賦蓼蕭弗知

晉公曰六年十年不
復後晉亦力強納
之於晉先其疑又如
此言以自強助也

公曰曰由德入勇
德而不名存君臣之
分

公曰未歸劉氏曰晉
非也。

非也。

元公即位通嗣君且
拜叔弓送葬之辱華
定不刀也。

胡氏曰宋景曰季氏
不歸送葬然公有
不歸送葬及諒解

而出行禮已不立

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龍光之不宣。
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

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如晉至河乃復。取剽之後。莒人愬子晉。晉有

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愁遂如晉。

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家氏曰豈晉臣。曲爲季。地亦有碎不能自使也。

五月葬鄭簡公。左同。杜註三月葬速。葬時子產不固諸侯之賓而毀司墓之室。禮也。

楚殺其大夫成熊。熊公作然。然作虎。

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譖成虎於

夫雖愛其能遂乎

楚殺成熊

不去大大著楚庚之
庸下不仁也

○愁布齊

劉氏曰杜註君召謀

亂故子謂謀去季氏

謀泄事遂謀亂哉

高氏曰蒯謀季不克

而叛愁遂奔若卜訛

其妄而哀其志也陳

氏曰季氏之出其君

有以也則愁有奔焉

耳

杜註子仲公子愁也

叔仲穆子叔仲帶之

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

懷寵也

家氏曰處以猜忌信譏殺無罪之大夫故以累上之辭書。

秋七月

時

冬十月公子愁出奔齊

愁公作整 愁與蒯謀去季氏而非其道遂為公出之由

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

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子仲

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季悼子之卒也

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

命叔仲子微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

子叔仲小也。故使昭子季使昭子白。莊也者位次也。極也。憂患熾熱。隨彼懸危之勢。有人言今有此人。微以威之。故益不精其事。況下也。

前氏曰。故使昭子無經齊歸罪叔仲子無捨齊。

昭子命吏曰。將與季氏公其兩。商也。命吏請小待政于朝。曰。吾不爲怒。商其怒達也。季孫才德俱納。叔孫才德俱優。齊人同。莫隱躍入妙一。其

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媾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媾將與季氏訟。書。許無頗。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慈謀季氏。怒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知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其知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適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南蒯

漢書曰。即。新。漢。書。三十一

所謀不善一言其所
守不久有人矣。使
之自敬從我去。我云
三使之自悔。
惠信則可。揣論坤五
不可占險。泛論易理
。信非忠犯上非共
。輕舉非善。論易。正
。精微可釋繫辭。

枚筮之過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其大吉也。示子
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
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強內溫。忠也。和以率貞。
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
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
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供
養三德為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身不可以占險。
將何事也。且可。鋪乎中美。龍黃上美為元。下美則
裳。參成可筮。猶石闕也。筮雖吉未也。將適。費。飲。却。

杜註圖生之杞枸也
也言蒯在費欲爲亂
如杞生罔固非宜子
男子通稱猶親也

楚子伐徐

高氏曰徐吳之姻國
也楚遷怒于徐既執
其君又伐其國王氏
曰楚滅陳茶將事于
北方而止兵撻其後
故乘滅陳禁之威伐
徐欲以先聲脅吳使
吳不敢動。

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國生之杞乎從我者子
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耻乎已乎已乎非吾黨
之士乎上。非。乎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上。非。小聞之不敢朝
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爲怨府

楚子伐徐

李氏曰僖十五年楚伐徐敗
徐徐世從楚今再伐以吳故

楚子

狩於州來次於賴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

囂尹午陸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於乾谿

以爲之撻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

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父王見之去冠被舍鞶與

按此處此時其罪實
重於秦既滅遂欲求
周鼎求鄭許而求諸
侯不食不寐數日夕
子難可爲亂臣賊子
之鑒

注註復陶秦所遺羽
衣也 父暮兒

王孫牟衛厲叔子康

伯也交父晉康叔之

子 陸終氏生六十

長昆吾少季連季連

楚之祖故謂昆吾爲

伯父 緘斧也秘柄

也破圭玉以飾斧柄

命氏口比物最忌魚

蕭秦荷堅唐莊宗文

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級王孫牟契父禽父
竝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
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
王熊繹辟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
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
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
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
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
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

在盈滿中失脚楚子
忽恐周忽怨鄭忽怨
諸侯橫其係甚極寫
楚子之滿辭飽二字
點醒

尚書孔頊三墳三皇
之書五典五帝之書
八索八卦之說九邱
九州之志鄭氏兵氏
張氏又各異故杜註
但云古書。

杜註謀父周卿士所
父周司馬世掌甲兵
招其名祭公方諫遊
行故諫司馬官而言
此詩逸。賈氏曰所
求也昭明也求明德

愛鼎鄭敢愛田。王曰首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

城陳蔡不美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

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次加之以

楚敢不畏君王哉。上尹路請曰。君王命劔圭以爲

鍼秘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

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

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

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

邱對曰。臣嘗聞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

也馬氏曰圻爲王圻千里王者遊戲不遊圻內言千里之內昭明德與杜註異

倍倍和也。

馬氏曰祗宮圻內遊觀之宮什書紀年穆元年作。

○晉伐鮮虞
按晉伐鮮虞杜云開

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

字是刃

獲沒二字

是刃

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

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且

祈招之詩憐式昭德音思我王虔式如王式如全

乃祈其修心矣

人字取出字

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

反意與版

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

已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覺其辱於

乾谿

晉伐鮮虞杜註不書將帥史闕文孫氏曰特書晉深罪之也伐鮮虞而不救陳蔡棄諸侯也

女孫氏亦曰文十年

秦伐晉成三年則伐

許及此詩亦秋關文

舊氏則曰始莊百蓋

以能伐鮮虞則力非

不足矣但晉獻復通

于虜以滅狄晉師

執虜公書晉人今推

晉書人可也十五年

伐鮮虞書荀吳矣杜

註爲是。

叔弓圍費

胡傳家臣強也意如

不忠乎其也不利于

其臣出乎爾反乎爾

宜南荆之及此也不

書功反求諸已也齊

圍費欲害其寔也。

因肥之役也

本年夏荀兵殺道鮮。與秋滅肥以肥子歸今冬又伐鮮成。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高氏曰見家臣之。弒李氏之無君也。

傳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

人執之以爲囚俘治匠夫曰非也君見費人寒者

衣之饑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之囚費來如歸

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

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

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昭公

三

陸氏曰不遷叛人家臣微也

不書克本非也國邑也家氏曰不書叛者勳號于人

曰吾以尊公室其心跡未著焉得正其罪

家臣亦當尊公室也卒以費叛子尋為叛

入矣汪氏曰國卿盟即與此皆家臣強也

執不能正已以取其臣

比歸楚弑虔胡傅比未嘗一日臣

虔虔又弑立書比弑其君者明君臣之義

也比宜效死不立乃曾子熱而忘其守林

傳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道掩而取其室及即位奪遠居田遷許而質許圖蔡消有寵於王王

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申之會越

大夫戮焉王奪圖章寇中讎又奪成然邑而使為

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遠氏之族及遠居許圍

蔡海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補羣喪職之族啟越

尤夫補名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補而居之觀起

之死也另叙其子從在蔡事胡補自今不封蔡蔡不封

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于子誓及郊而告

予利而忘其義疎之
大惡不得諱矣

孫氏曰先言歸比不
與謀矣後言執正比
之罪也蘧氏曰亂始
于觀從而成于弃疾
為君非比志也雖不
志于君而迫于二人
以身許之以致虔死
高氏曰比見利而動
焉得已享其利而人
受其名議家氏曰代
居其位不得謂之討
賊矣

公云歸無惡于弑立
般云言歸非弑也俱
未錄注氏曰弑逆大
惡聖人不妄加于人

春秋三傳合纂

之情強與之。盟人莫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
使子于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於蔡。曰蔡公
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帥而從之。蔡
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
朝吳曰二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
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衆
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於鄆。依陳蔡人以
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莫成。然蔡朝吳
帥陳蔡不義。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

卷十七 昭公

三四

豈無惡而稱結乎叔
向有云比涉五難以
弒舊君當時亦以比
爲首惡矣。朱子綱
目書化及執暢希得
此義也

杜註許門許大夫常
危令尹子文後中變
已名成然常危子
陳蔡欲爲名私爲復
仇之名

按祿罷敵皆廖子規
王此嘆可爲好殺者
鑿自絕而死可爲亂
臣賊子鑒

陳蔡欲爲名。故請爲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復
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爲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狎
先入。因止僕人殺大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爲
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於魚陂。公子棄疾爲司馬
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
歸復所後者。劍所及。皆梁而潰。通按殺大子分。子之死
也。自投於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
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於溝壑矣。王曰。余後
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夏五月癸亥。王縊于羊

至此梅助

尹甲亥氏

靈王爲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然後令於乾谿之役。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衆罷而去之。靈王經而死。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殺公作弒。誤。汪氏曰：比未。能君楚。故不爲弃疾君也。

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

國人自恐。借以驚二字。

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在告子于子皙曰：

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

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

棄疾殺比。

胡傳不曰比之歸。

申入楚爲士及自

楚人所爲而比未

嘗可否之也。安得爲

比乎。比序當立，不曰

比入殺者，誅棄疾本

人。比伐比而非討之

也。然氏曰：圍位

而殺比，其罪鉅也。張

氏曰：三專合謀，不

卷十七 昭公

三五

氏曰不書弒君臣分
未定而奔疾細殺之
也。高氏曰復稱公子
觀比隨奔疾之計以
深罪奔疾也。奔疾謀
比改名居以弒君之
人名在諸侯之策故
圍改名度奔疾改名
居。李氏曰比若實弒
不當仍書公子奔疾
若真討賊則當書人
楚若實君比當書其
君書公則比與于弒
乎無知不君人則奔
疾罪于石。禮雖未
書其君則楚人觀比
與于弒人。秦處比春
秋交文也。

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卽位。名曰熊。

居。葬于于於訾。實魯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澆。

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爲合尹。楚師還自

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平王封陳。蔡復遷邑。

致羣賂。施舍實民。宥罪舉職。

公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其意不當也。其意不當

曷爲加弒焉。爾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大夫相殺。

稱人。此其稱名氏以弒。何言將自是爲君也。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會平邱

胡傳是時楚人暴橫
晉安于不流世宮室
是言及諸侯既乃欲
示威微會不亦末乎
春秋惡之。張氏曰
幸楚亂欲立威以服
諸侯而大勢已去益
壞伯業法氏曰不能
修德以感人心而徒
示甲兵之威。

同盟平邱

程子曰楚疾立懼之
故同盟陳氏曰重邱
而後晉皆以大夫至
盟今叔向請之則子
臨之而齊人不可欺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知子于平丘

晉欲示威微會不
知本而徒事末也

傳晉成虬而諸侯朝而歸者皆有憂心爲取卿故

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

竝微會告於吳秋晉侯會吳子於良水道不可吳

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於和南甲車四千乘羊

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邱

速下
篇讀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胡傳同懼楚也然矜其威力
人信和營之詐絕魯故惡之

傳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

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

人爭承尊不預盟晉
合諸侯子見其朝陵
之後參盟復作矣江
氏曰不能辨分以服
人心而乃盟天子之
者故卒失伯業家氏
曰書同訊至臣不當
下同列國之盟且訊
晉不當與之盟也
李氏曰情乎叔向昔
之賢大夫不能以義
匡其君而導以威力
是以諸侯不服。
穀梁云美其因楚有
難而反陳蔡之君未
錄季氏曰不得其傳
而臆言也注氏曰陳
蔡復國寔因子是列

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
二句該括此役
不許君言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引宋寧元戎十乘以
先啟行遲速唯君叔向告於齊曰諸侯承盟已在
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
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賊有事
文辭
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胤經則不序有禮而
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
百事不終所由頌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
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

氏意林謂美平邱護
同數。

杜註施游也軍將戰
則施故與施以恐之

共並平声

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成於眾昭明
於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與
晉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儀而布諸君求終事
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
突厥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
聞合兵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聞矣
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施王申復
施之諸侯畏之邾人愬於晉曰魯朝夕伐我
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

盜夷指鄭莒

俞氏曰曾宋會戰之後晉日偷逸叔向不恐坐失諸侯戰為此會示威示眾事非得已諸侯歲聘教語詳核可折齊人之心秦晉之深教語危懼以與齊人之願

公不與盟
胡傳晉不違得不與

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詎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况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償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秦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鄭莒杞郟之怒以討魯罪問其二憂何求而弗克晉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邱齊服也

公不與盟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孔疏晉受逃言公無罪故不歸

幸也自反而歸也程
子曰晉欲辱公然得
不與同盟之罪幸也
穀梁詁公可以與
而不與未叙到氏曰
非也豈公不盟乎

執意如歸

胡傳晉若請于天子
若于諸侯以不臣之
罪執手取私邑爲公
室之民則伯曠修矣
今以鄭高言辭魯君
執意知意在貨財而
不責其無君臣之義
何爲伯討乎

汪氏曰此與沙隨執
行父者亦知季專魯
情不能治季氏田晉

春秋三傳合纂

左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

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水以蒲伏焉守者御之

乃與之錦而入晉人以平子歸于服湫從

公至自會

吳氏曰公不與同盟而已
與平邱之會故以會致。

公不見與盟大夫執何以致會不耻也。

蔡侯廡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胡傳不書自楚不
與棄疾之得封也。

左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平

王卽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太子之子廡

歸于蔡禮也悼太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

彌私助
而禮宜

卷十七

昭公

三六

柳此惡家也。

公至介

公羊諸侯亂反陳蔡
未錄其節取其不血
不與句劉氏曰復陳
蔡何地之季氏曰公
羊及河注無據

○盧歸蔡與時曠

劉氏曰書爵位其所
固有宜歸也名非非

諸侯也。

公羊不與專封未錄

趙氏曰此本是列國

今復耳穀謀不與楚

滅水錄陸氏曰今方

記復何責滅時乎

如晉至河復

著公之辱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陸氏曰凡三十一月俞氏曰蔡公未葬故今國復然後葬

傳冬十月葬蔡靈公禮也穀梁或謂侯之事未錄李氏曰無據

公如晉至河乃復汪氏曰既不得與前盟而猶欲託朝以請季孫宜見辭而不得入也

傳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

執其鄉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

伯辭公於河荀吳之言乃婦季孫之由此言却不錯

吳滅州宋家氏曰州來吳楚中間要害處成十五年吳人及今五十年昭十九年楚城州來

傳吳滅州宋家氏曰州來吳楚中間要害處成十五年吳人及今五十年昭十九年楚城州來

民人水事鬼神未修守脩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

吳滅州來

王氏曰州來遠楚小

國楚取爲附庸楚今
也吳出不意取之不
書帥與伐易也

意如至自晉

孫氏曰不稱氏前見
也陳氏曰執則致亦
危之也程氏曰執不
以其非舍亦無所檢
皆出私意而非有公
天下之心也

按魯所命能具誘晉
而晉遂令季氏動于
利害而非爲理也

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朝傳以所命能具故也晉
喜怒皆以利不復振也

傳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

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

能具若爲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親親與

誘以利
齊論以理

大賞共罰否所以爲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

再，如之，

主二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曰楚滅陳不能

救而爲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十四年春

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已也尊晉罪已禮也

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意如惡然而致見君臣之禮也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備四時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秋八月莒著邱公卒郊公不感國人弗順欲立

著邱公之弟庚與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

與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公子鐸曰蒲餘侯

莒子去疾卒

明傳於地故書卒不

盜故闕葬夫然不察

禮葬氏怒書以私故

紀常記六志言矣

設意恢

劉氏曰杜註覺其若

非也恢與若兄弟也

何爲党王氏曰罪累上也以國殺爲文而不去族陳氏曰非其罪也家氏曰爲素故死也繼卒者殺受託孤之寄而不能也故不善死難程氏曰皆無政可知。孫氏曰公殺皆云曹皆無大夫蓋小國大夫只當大國之士士微不見于經事有關係則書

有事武宮

按成六年立武宮魯武公廟也非祀也此爲去喪卒事而書匡氏曰此齊制之祭

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與齊之

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刻公奔齊

公子鐸逆庚與於齊齊隔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

莒無大夫而曰公子意恢意恢賢也曹莒皆無

大夫其所以無大夫者其義異也皆微也曹却異文王裔後微耳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未公作昧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

乎吾見赤黑之禋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泣事乎

三以歸焉。將祭故講
弓卒去樂。子朝傳
祀莫大于嘗祭。大夫
卒不以聞。若有事宗
廟。大臣祗事。而入而
卒。于其所。凡雖未有
可以義起也。緣祖先
之心。見大臣之卒。必
聞樂不樂。緣孝子之
心。視已設之饌。必不
忍輕徹。故去樂而卒。
事可也。變而合。禮亦
書。孔子祭必有樂。
梁有文。歸武藝文。執
刀。歸武執于。歸入廟。
先文後武。當始。始人
之時。叔弓卒。卒于。且
去樂不用。而將卒祭。

二月癸酉禴。叔弓泄事。簋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

朝公作昭。無出字。家氏曰。蔡不能
國。幸有朝兵。譏人費。無極。傾之。

因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

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

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

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聞

必及於難。以爲害。人評。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

唯信吳。故真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

無。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爲人之異也。

事去則諸樂皆去非但去器也。

穀梁聞大夫之喪未
能助也曰大夫卒亦
葬宜待祭畢家氏曰
若弓卒于家如柩此
之比則祭畢乃告。

胡氏辨別

胡氏曰祭畢告其寵
也無祭之說人去
朝其祭祭未出太
子非祭也其祭使
其祭祭人爲亂可
不以其祭無祭之言
以名朝祭胡氏而真
之祭祭亦其夾故
謂其祭也。

荀氏伐鄭虞

以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動其翼也。
朝吳本
蔡大夫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傳載六月乙丑王太子壽
卒後王室亂其非此歟。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呂氏曰前伐今又伐晉不能
加于楚焉從字鮮虞而已。

注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

子弗誰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爲

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

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

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

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

按宣十六年上會滅
甲氏留呼善人不仁
也惡其必欲盡滅也
昭十二年荀息伐鮮
虞書圍魯也非其
不於陳蔡也此書名
氏無貶但不思德楚
而徒虐無罪故終拜
祭也
楚氏口不納叛不急
利誠善矣然不知無
罪而誅之固爲非義
而徒以不納叛不急
利爲善何耶

杜氏曰大國之捷用
崇幸乘其未陣非神
以正勝者此事有君

城而邇音子可叛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
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始修
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
豫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
邑以晉怠不如完舊晉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
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
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
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
卒載歸前傳正兵加鼓不納叛臣則稱名氏非
褒也免于貶辱而春秋用兵之崇見矣

子不夢叛人之意。但
引穀三。凡兩穀。清尾。
必欲待其食。惠未免
平。止。定。其。料。定。
大。掌。麻。沐。得。爲。此。
後。特。公。執。之。言。以。示。
人。推。見。至。此。矣。

公如晉

按晉助季氏故前
季孫公朝季氏欲
而釋之則公必不十
所。故。此。胡。不。竟。然。
公。在。此。也。又。晉。助。
季。之。故。也。

齊侯伐徐

許氏曰。景公之時。六
是方重。晉既不能遠
舉以齊之強。務德修

冬公如晉。吳氏曰。平邱不與盟。大六執往朝。不納。事
矣。今又往朝。畏大國。不敢以辱爲恥也。

冬公如晉。平邱之會故也。趙氏曰。平邱。部公。至
氏。核。也。今。融。公。一。朝。

十有六年春也。胡傳見至晉。

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讓也。

齊侯伐徐。家氏曰。徐在齊南鄙。桓公救之。吳。魏。晚。首
霸。不。志。其。遠。者。而。伐。徐。愧。桓。之。保。徐。多。矣。

齊侯伐徐。二月丙申。齊師至蒲隧。徐人行成。徐

子及邾人莒人會齊侯盟於蒲隧。賂以甲父之鼎。

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

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

敢以合諸侯復伯可也而區區爭徐若志亦與矣馬氏曰楚國齊侯伐徐能伸其威也無桓之德而望桓之服徐不自是耳晉簡別大夫之書兵也李氏曰齊魯晉角之始盟不書春秋不忍過晉也注氏曰魯十五年吳滅徐則甲父之罪不足保徐也誘戎帝親之杜預腐信也余氏曰戎稱子服從者地在中葉許鄭之所而南界是之白羽散楚誘徐之無實也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家氏曰書誘殺蓋罪之深皆以子稱見大小不同周班皆子也

楚子聞蠻氏之亂也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

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

夏公至自晉

胡傳晉止公。因辱其父。此正激厲之時而公不然說而不書深殺之地也

公至自晉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

實爲常能無單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昭公卒。家氏曰晉之衰始于平成于昭頃

九月八日

也。按石木三
也。未錄立其子以
禮而誘殺取之何得
為禮。

公至晉

家氏曰。歷二時乃還
意如。其君也。後公
與兵討之。勢不容已。
或云。敬。其君也。

意如如晉

按。平子前見意如于晉
而今日往葬晉侯者。
欲俱其君則。

小邾子來朝

按。小邾本魯國。肅公
二十二年。大之禮也。
魯國之耳。然魯方
意如。不暇何能處大

左 九月大雩。旱也。

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左 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
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

十有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注。氏曰。三年。穆公朝。
是十五年再朝。

左 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

采芻。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

乎。和氏曰。魯既卑矣。小邾猶朝。晉亦卑
矣。諸侯猶往。不畏其君。而畏強臣耳。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日有食之

杜註正月謂建巳正
陽之月周爲六月夏
爲四月。

杜註三辰口月星也
辟後新避正辰過日
食時。

傳左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夫史曰。在此月也。口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秦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雷天駝。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鄭子來朝

趙六曰朝以爲此也。

魯方自底。不服何服。

此人亦朝子鄭子朝。

無益矣。黃氏曰左氏。

載孔子學之然則書。

斷自唐虞蓋上古時。

亦事簡故可西。端紀。

東市古文。問新開世。

交事。必分職。正名。

命以民事。孔子欲立。

宜民之道。是以舍遠。

取。鄭子乃說不能。

紀。近。則。可以。

法。表。之。矣。故。謂。多。聞。

擇。其。善。者。而。從。之。也。

枉証。厥。爲。知。天。時。故。

春秋三傳合纂

秋鄭子來朝

家氏曰。周魯俱其禮。或訣壞而小。國之君。乃知古之官名。蓋錄之也。

秋鄭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

名官。何故也。鄭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

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

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犬隤

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子之立

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

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

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鵙鳩

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鵙鳩

卷十一 昭公

四

以名歷正之官元鳥
燕也以春分來秋分
去信趙伯勞也以夏
至鳴以至止青鳥綱
獨也以立春鳴至夏
止丹鳥鶯雉也以立
秋來立冬入大水爲
鶩鶩鳴鳩也孝至
鶩鶩鳴鳩而有別
名去鶩鳴鳩平均上
平水七長謂鶩也至
鶩鶩鳴鳩也春來
冬去故爲民事鶩來
也鶩五方元鳥也平
也鶩四時鶩之類
各也其鶩也民無鶩
正鶩示鶩也

氏司馬也。鳴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鶡鳩氏
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
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庶蕃者也。自
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
事。則不能遠也。仲尼聞之見於知子而學之。旣而
告人口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八月晉荀息帥師滅陸渾之戎。

公作晉師滅戎無之
字。漢晉舊刻句也。

晉侯使屠剛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長弘謂

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

後天即唐虞義和之
官流鳩以下是勳民

即唐虞九官。

按某氏下解一句係

以後世之官解少卿

之官如云少卿之原

馬氏後世七歷正也

少卿之視鳩氏受世

之司徒也餘倣此。

晉滅陸渾

高氏曰宣三年楚伐

陸渾遂服于楚至是

晉滅之齊氏曰僖二

十二年秦晉遷陸渾

于伊川今忽派之齊

夫右云式楚諸侯皆

試何休液乎齊氏曰

晉秦遷之伊川侵

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有

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於維陸渾。入弗

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

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

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於文宮。

冬有星孛于大辰

杜註大辰房心尾也妖變非常故書

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

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

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

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

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

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

過上幾則皆始謀不
成也今滅之不足慮
前過王氏曰無王命
動大衆不饋郊甸之
禮焉不待肥而見罪
王氏曰非長宏先見
則衰焉大矣

星李辰

胡傳犬辰心也心爲
明堂天子之象其前
星太子後星庶子李
知心象天子遠席將
李也後五年王室亂
大之示人頭矣
王氏曰王室亂之應
孔疏左云西躡在其
星之西仍在大辰分
度內故卿五云于大

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
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
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
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大觜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
皆火房也星李及漢漢水祥也衛顛頊之虛也故
爲帝邱其星爲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
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
過其見之月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
日火若我用瓊瑤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

展詩氏曰大辰明堂
當衆分受王室之氣
亦亂而陳腐災氣所
益也然亂則否陳敗
卿大夫有今政而
無令男是知禍福之
可轉也奈氏曰三垣
列一初無始于占驗
聖人修改務求今天
不言事應前事應具
存焉春秋時俗以辰
爲命分參爲晉星能
爲宋鄭星說火爲周
分而分野之說以起
後占律曆以習推求
偶有坤合運爲天符
不知此玉室分爭在
五年後乃爲合者耳

公 序者何彗星也。其言于大辰何在。大辰也。大辰

者何。大火也。大火爲大辰。伐爲大辰。北辰亦爲大

辰。何以書記異也。李肆星也。以篇其光。李

公 一有一。一曰有于大辰者。濫于大辰也。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陳氏曰。楚陽句。晉人吳

公 異伐楚陽句。爲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

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

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尙大克之。吉。戰于

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

戰長岸

按吳收楚船於長岸與房
鍾皆不齊而書伐于
是始晉喚陳氏以爲
吳楚敵言之對然然
前二敵不齊於楚處
諱敗也以伐告耳
胡傳楚地大兵強吳
非其敵也乃費無極
以譏勝一說以伐行
謀臣策士爲敵國用
吳口實而楚崩矣惟
不能去勝敗實也
然派進楚子曰賊水
鍾劉氏曰非也敗則
云敗豈操于吳楚哉

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擊之及泉盈其隄
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
舟豈惟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
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
師夜從之三呼皆迷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
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如前
公此其言戰何敵也如前
氏曰楚先勝吳其後復勝楚

春秋三傳通經合纂卷十上

春秋三傳通經合纂卷十下

廬陵周統學之甫原編

楚波裔孫毓齡明袁增輯

周氏家評諸本

宋衛陳鄭災

引傳神處所蓋以象往非妄也而鄭不復八者予雖有今政可以德消災之驗矣

春秋三傳合纂

昭公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曹平公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杜註來告故書。

傳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月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

卷十下 昭公

所謂先人事而後言
命也

許氏曰同日災異之
甚者

按平之應不但人也
亂之兆也是乎天辰
許氏說可恭看

杜註大祥災異之氣

正義曰良語辭如良
有以也之類服氏解
作能非

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

鄭也數日皆來告火禪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

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竇以保民也若

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

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

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鄭之未災也里

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氓焉

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

遷矣及火里析死矣求葬子產使與三十人遷其

王經傳客知國情不
行去異恆祭祀之
所

舊官人先君宮友

炊也

香燭其味各戒所徵
役之人也

元冥水神回祿火神
祭水以克火祭火自
也

春秋三傳合纂

桓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
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羣異攝美大
宮使公孫登徒大追使祝史徙主禘於周廟告于
先君使府人廛人各徹其事商成公徹司宮出舊
宮人寘諸人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
炊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
刻人助祝史除於國北讓火于玄冥回祿祈于四
鄰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
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用災君

卷十下

昭公

二

穀同曰災與公同又
載于左曰大者歸于
人知之是人也未歸
劉氏曰此非智者之
言何足為說

和入入鄰

晉人書入鄰都不義
也行欲取鄰以償前
所失鄰與鄰東田即
書行以備了仁甚矣
杜預謂晉書自出經
皆蓋晉行之損也
劉氏曰惡物也秦武
王前宋相立宋在自
南市大商賈吳而後
及入鄰非召兵之說

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

羊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異其同日而俱災也外

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

六月邾人入郚

趙氏曰邾見前于魯甚矣今來邾不備或取以償彼也書人賤之也

左六月邾人藉稻邾人襲邾邾人將閉門邾人羊

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邾子曰余無歸矣

從帑邾邾莊公反邾夫而舍其女

此宋伐邾之由

秋莒伐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杜預自葉遷也胡氏曰木所以存許非強之也。白羽即析

子

許遜白羽

証氏曰許事楚三遷

矣

按楚公子勝勸楚子

語曰許計亦白為計

然許其計正象遷故

自遷為文與宋人遷

宿猶久遷陽異

宋公伐和

高氏曰天下無伯而

宋公一正八脚之

罪本秋解商楚之車

春秋三傳合卷

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許於鄭伏敵也而

居楚地以不禮於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

之楚自為許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鄭方有合攻

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俘邑也葉在楚國方城外

之儼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讎不可啟

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

白羽孔疏許始遷葉繼遷夷靈王遷之荆平王復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和葉此遷楚發意許亦樂遷故自遷為文

鄭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二月宋公

伐和此伐和也

卷十下 昭公

三

氏曰知以小邦而侵
皆謂用節子今入柳
宋元親討之以懲其
暴頑不第爲向成報
女怨也

許止弒君

蘓氏曰若不以弒君
則臣將登其君子將
輕其父兄之道也張
氏曰止與兩臣察履
心不同而春秋之文
一施之者臣子與君
父不可過也漢弒亦
弒也過進海以弒之
妨也穀又云曰弒正
卒也夫蘇劉氏曰自
謂可至齊襄弒君皆
書且可云皆正卒乎

伐邾圍蕭三月取之乃盡歸剛俘宋氏曰與宋公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注氏曰悼公卒

止弟斯立爲元公

左夏許悼公瘡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大子

奔晉晉曰弒其君若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

可也胡傳古者醫不三世不厭其藥止忽而不慎故加以大惡而不得解除惡于彼謹其端也

義止不弒而曰弒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弒者不立

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飲飭粥隘不容粒未踰

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李氏曰止之心可知矣

巳卯地震注氏曰昭兩見此季氏曰甚

天示變也公不知省愆夫

春秋褒貶自明豈待日月而後見之此泥而不通也

高發伐也

按鄭公奔與與路齊人同乃又不事齊此莒失事大之道也齊不以詞責之而據伐亦道也景伯而徒有事徐君志卑功亦無成矣

齊會白駒奔

劉氏曰春秋時能使其衆無不要其君會類可憾武仲遠矣考

春秋三傳合纂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高氏曰莒不事齊故

經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初使孫書伐之

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贅婦及老託於紀紀。初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已。占子占使師夜緦而登登者六十人緦絕師鼓謀已。城上之人亦譟莒其公懼敝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杜註然不在大沂氏曰景爭伯而徒計近功晏子不能匡正何足以其君顯哉

冬葬許悼公

經 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於弑也止進藥而藥

卷十下

昭公

四

公羊以高時之後諱
非也善惡各以其事
何賢其脚而遂諱其
後惡乎且大惡可諱
乎殺云專乎夢以貨
取而不以叛未錄劉
氏曰非也臣不叛君
常事何襄哉王氏曰
公猶曰諱胡傳在謂
子臧之後憤之尤冠
曲待放後出亦常禮
免足矣何以賢之
余氏曰逆大夫多賢
若後皆諱無一書矣
鄭殺作夢

○舍殺衛侯
魯氏曰書以見衛侯

殺是以君子加弑焉爾。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是
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
者免止之罪辭也。初傳殺梁曰書葬不使止爲
弑君也。殺意與公畧同。

二十年春王正月

併同

夏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

汪氏曰先不書叛則非叛也與宋華亥宋公弟辰異

公易爲不言其脚爲公子喜時之後諱也。君子之
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
者子孫故君子爲之諱也。護國之賢也。姑存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縶公殺作極

之無政刑也。張氏曰：靈公自全其兄，乃藉其無礼于大夫，且使之強取，又不能閉其毋使盜賊劫殺，見死身危，幾亡其國。李氏曰：盜賊約也，奪之司寇則非知臣氏。陳氏皆謂非知之說，金氏曰：以其為盜賊之事，奪為盜賊之也。

按：齊豹望為北宮靈所蔽，公入而北宮靈聞公了，則諸師圍齊，皆殺靈姜。

衛 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到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於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葦，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靈宣戈於車，新以當門，使一乘從公以出。使莖齊御，公孟宗魯駮乘，及閔牛。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

盜賤也。其曰兄母兄也。目衛侯衛侯果也。然則

宋華向奔陳

陳氏曰後八南望叛
乞師于楚為宋患日
久是以甚三千也呂
氏曰一宋國也而大
夫向出亦以見君不
能待其臣而臣不能
事其君也家氏曰書
三知同日出為華向
也其君亦有書焉季
氏曰陳宋自出而大
夫奔欲以陳為說而
宋以信矣

按公之信非一日也

何不為君也。曰有公華居同天疾者不得入宗廟。執者何也。

曰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羸。楚謂之跖。衛謂之輒。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寧公作寧

傳華亥與其妻必盟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

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

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

無日矣。公請於華。遂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

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

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冬十月公殺華向之

本年百勝戰事向於
蔡公子公如陸氏前
馮勳許迷劫公取太
子與片地爲后故自
不私其詢詢則辱也

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其向寧欲殺大
子。華亥曰：「于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
有庸使少司寇輕以歸，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
以三公子爲質，必免。」公子既入，華輕將自門行，公
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廬左作廬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傳 三月葬蔡平公。蔡大子朱失位，位在臯大夫。送

不在子位

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葬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

亡平若不亡是君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
暨。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嬀從之。

士執來聘

齊氏曰自是雖不復

志汪氏曰皆雖皆上

一始苟庚終士執始

剛抗而妻終終怒

而責胤伯臣之邦交

如此

夏晉侯使士執來聘。趙氏曰頃公立五年始出聘伯
美陳六卿相忌不暇外交也。

傳夏晉士執來聘。叔孫為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

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執。士執怒曰：鮑國之

位下其國小而使執從其牢禮，是卑敵邑也。將復

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牢。此二十三年
吾執舍之由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八十宋南里以叛。家氏曰昔
叛誅姦之

華向八南里叛
每傳八歲不言
備八不言晉人
備不

極 叛公
也 作附

國賊內也。派非成臣。
越多兵。君已甚也。

杜林曰。外至曰八披。

其邑曰叛。

公云。向里者何。若曰。
諸君然。穀云。宋之制。
如百叛。不作。礼並未。
解。刻氏曰。入宋。而居。
尚里也。何疑。馬注。氏。
曰。凡叛。不言。四。翻。必。
書。邑。此。不。自。邑。而。係。
之。宋。則。爲。宋。賊。內。之。
單。言。無。行。其。後。外。持。
以。送。之。杜。林。以。重。其。
宗。國。捕。日。不。作。亂。罪。
書。自。陳。陳。亦有。罪。矣。
陳。功。之。力。後。皆。有。
與。會。齊。曹。之。師。以。

宋華若遂生華。狐。藉。多。僚。華。登。狐。爲。少。司。馬。系。
僚。爲。御。士。與。狐。相。惡。乃。譖。諸。公。曰。狐。將。納。亡。人。亟。
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不。
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
何。遠。之。有。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
酒。而。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
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
僚。狐。將。使。田。話。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
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句。尤。之。曰。必有故。使子反承。

救主而不書圍宋南
甲者逸恩使並向得
遣不臣之誅故不以
討叛予之也

日有食之

江氏曰日食二十六

昭風也見梓慎不能
固公之問皆以遷災

宜僚以劊而執之宜僚盡以告張句欲殺多僚子
皮曰司馬老矣登之未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
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
朝張句不勝之怒遂與子皮曰任鄭翹殺多僚劫
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德華
輕禦諸橫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
舊廓及桑林之門而守之

元公因信諂故賜華自
等遂入城叛罪惡在矣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傳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

而傾之意乃云不爲
漢公息子修政前
党于季氏而姑爲悅
君也

叔轍卒

趙氏曰轍無事卒竟
于經而書卒而世爵
也

赤奔楚

胡氏曰楚殺般般執
用者不止載夫之
仇亦乃奔而親之惡
也黃氏曰時云說人
則和交亂四國無控

春秋三傳合解

物也禍福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

日月之行也分同消下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爲災

陽不克也故常爲水

王氏曰不告以有德消喪之實而爲是說非忠臣也

八月乙亥叔轍卒

叔公作座杜註叔弓之子伯賚

於是叔轍哭曰食躬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

八月叔轍卒

不當哭而哭

冬蔡侯朱出奔楚

朱勣作東辰氏曰東國爲桓公隱太子有之子平侯弟朱叔父

蔡侯朱出奔楚時無德取貨於東國而歸蔡人

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徒去欲

春秋三傳合解

八

思已有國家者可無
買哉

殺梁以東爲東國。而
而貶之未錄。刻氏曰
貶其半名何爲汪氏
曰殺因後東國卒于
楚而誤於。

如晉至河復

家氏曰季氏外交強
同大夫晉制其上也
証氏曰伐因豈妨于
邦交如晉將伐楚。故
江而文公如晉。晉將
伐虜。晉如而成。公如
晉未聞。稱公況是年
實未有平鮮虞。蓋許
以非公耳。

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於楚。楚子

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

故廢之。靈王殺隱太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其

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

公如晉至河乃復。余氏曰季氏之強。邲公之弱。晉助其臣而不有其君久矣。

傳公如晉及河鼓叛。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齊魯虛小爲事馬能圖。晏子以其君顯安在哉。

傳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啟師師伐莒。

莒子將戰死羊牧之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

●齊侯伐法

遺氏曰：前高公及今

伐皆責其殺意，恨也。

殺伐何與于齊？齊猶

假是以虐，若環明年

之齊，齊之也。卓凡

曰：齊子不師，諫民力

殺于小分矣。

華向奔楚

胡公率師，助其楚。

八年，以無不赦之賦，

也。魯助救，臣諸侯，因

諸侯，而宋從之。皆

謂之救者，與等略

而子，皆曰：自宋南里

見矣。陳曰：自齊楚

見矣。陳曰：自齊楚

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於壽餘。齊侯伐

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泄盟。莒子如齊，泄盟。

於稷門之外。莒於是乎大惡其君。明年莒子奔之由。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罪華向、罪華定、罪華定、罪華定、罪華定。

楚越使告於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為

君，寡君無寧以為宗羞。寡君請愛而戮之。對曰：孤不

能媚於父兄，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

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

無過。君若患保傲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

九

宋次三直

卷十下 昭公

討衛公孫伋。再討。皆不書。必叛。而後書。且來。盈。則民。震。猶。及。殺之。書。奔。訊。佚。賊。也。程氏曰。三年。無。能。討。之者。三。叛。之。罪。著。矣。陳楚。之。惡。明。矣。然。宋。公之。為。國。亦。可。外。也。

殺云自南也。辱也。宋鮮趙氏曰。若但云奔。則似入國劫。書自南。里以明之。公。自。異。乎。

大蒐。同。

許氏曰。八年。蒐。蒐。十

一。蒐。蒐。以。為。不。勝。也。蒐。以。書。以。

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因而致死。楚耻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諸出之。宋人從之。已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龜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宋公使公孫忌為大司馬。邊卬為大司徒。樂祁為司城。仲幾為左師。樂大心為右師。樂輓為大司寇。以靖國人。

大蒐于昌間。

尚公作。綱軍政。

傳。惟。臣。專。行。公。不。與。也。三。為。亡。其。木。矣。何。以。蒐。為。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大夫盛強公大其政
而惟範焉是務故城
土刺之汪氏曰此比
蒲昌間皆升菀之常
所

天工

杜注子朝曰王之庶
長子齊起子朝之傳
孟即起

邵氏曰人儀則用舍
在人故曰宜難也犧
則用舍在己故曰何
害○欲王早自立子
朝也

杜註見王見王猛也

王子朝宣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

之劉獻公之庶子伯益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爲人

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爲亂願去之賓孟

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

盪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爲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

實用人人犧實難已犧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因

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

崩於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蚩五

月庚辰見王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於單氏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

趙氏曰三月為非亂

故卓氏曰太子壽早

天德有皆莫為弟子

胡應寧也干紀初將

立之未久而周子朝

爭立大臣不服于是

劉子單子欲而立王

子猛尹氏召伯毛伯

欲而立子孫三月莽

者劉甲欲使王猛急

成喪以行事也。

王室亂

胡傳景王寵愛子朝

使庶子能繼以本亂

者皆言王寵愛國本

之不王也水正而天

下定矣尚氏曰記事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

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

與靈公之族以作亂帥刻要戡之甲以逐劉子王

戊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於莊宮以歸。王子還夜

取王以如莊宮。癸亥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

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

矣。從之。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單

子。及碩。大盟而復。殺摯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亡

已丑奔於平。疇。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始發。嚴

必指其買亂下所書
自見景王自取其子
悲喪子顏子帶之亂
不忠而此皆書之實
氏曰此聖人特筆
公羊言不及外未錄
劉氏曰謂亂在字室
也不得言京師亂成
同亂耳

以王猛居皇

汪氏曰猛居王朝居
王子嫡庶明矣嚴氏
曰曰以名猛不能自
立出入皆劉單之功
儒者從子以之一言
曰廢立曰尊入臣樂
忠孝之極赴君父之
難王猛立敬王卒

春秋三傳子公甫解

延定稠子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於
王城辛未鞏簡公敗績於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
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
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

亂之爲言事未有所成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單子欲告急于皇

如圃車次于皇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卷十下 昭公

十一

成功告文武之靈亦
可與子既矣奈何泥
于文而不求其實哉
公云稱王當國也
云嫌也未錄劉氏曰
皆非也王者在喪之
常禮耳若云嫌豈得
云居

以王猛入王城

陳氏曰言入始得京
師世家氏曰以安也
而不失其正劉氏書
以其所當以也王城
概亦陽而也

公羊云王城在周也

入鎮稱劉氏曰皆

非也公以爲西原何

傳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盟百工於

平宮辛卯鄆辟伐皇大敗獲鄆辟于辰焚諸王城
之市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於前城百丁
叛已巳伐單氏之宮敗焉庚午反伐之辛未伐東
圍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
溫原之師以納王子于城庚申單子劉盩以王師
敗績於郊前城入敗陸渾於社

冬十月王子猛奔

杜註未即位故不言
崩周人諡曰悼王

傳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季不成喪也已丑敬王即

任遂云得半自稱西
周休不知耳以入爲

政下入成周亦篡平
以入爲內弗受入成

周亦弗受乎

王子猛卒

公云不與之詩發云

此不空着也曰卒夫

嫌也水錡劉氏曰皆

非也卒夫曰公殺皆

以卒爲莫不可從

舍如晉

按書曰晉見叔孫舍

之爲行人也

執行人舍

孔疏魯取和師則魯

有罪矣而訊晉執若

凡諸侯有罪盟主當

春秋三傳合纂

位館於子旅氏

孫氏曰言王明當嗣也言于見
未踰年也言猛別羣王子也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杜註此月有庚戌推長
歷當爲癸卯朔酉字誤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左傳
在下

癸丑叔鞅卒

注氏曰叔弓子鞅
之弟也子謂嗣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社註稱行人
執晉執使人

傳和入城翼還將白離姑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

白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曰弱茅地曰道下遇雨

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

後之木而弗殊和師過之乃推而廢之遂取和帥

卷十下

昭公

十一

以師討之不怙其使也。商氏曰：晉雖以取和而為罪，其實則為士鞅來聘，以晉界已較也。家氏曰：叔孫約會韓宣子，所取彌將戮之。案王則求貨于叔孫，使請帶焉。約名使君裂裳用而與之，亦弗與。贈金，結亦弗與。范鞅曰：父下所守如此，有誰大夫而耶？公不與，其因事以至子亡。杜註取知誦不亡，非公命。坐生訟曲道也。以叔孫與之，初使鞅之。各一。

獲鉏弱地。知人愬於晉。晉人來討叔孫姑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姑。言使人也。晉人使與知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知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知人聚其眾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眾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先死之。晉亡叔孫必亡。知和知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

節分別反

子服同

也其我

若於恐

也其我

若於恐

也其我

若於恐

也其我

若於恐

也其我

若於恐

也其我

若於恐

也其我

若於恐

也其我

若於恐

也其我

若於恐

也其我

若於恐

也其我

若於恐

也其我

若於恐

也其我

若於恐

也其我

若於恐

也其我

若於恐

也其我

若於恐

也其我

若於恐

也其我

若於恐

用盟主乃弗與便各居一館十伯聽其辭而惡諸

宣子乃皆執之上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能以

如吏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

館子於都叔孫且而立期焉乃館諸魯舍子服與

伯於他邑范六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

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為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

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更乞與叔

孫居於館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

之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

焉氏曰是時王必以
 為無假若而故使之
 賄而晉還者晉還而
 子朝復陳陳氏以迄
 平而後聞知則謂亂
 非晉惡也故晉人
 之汪氏曰明年晉使
 步景伯來朝而後然
 從居于朝則此雖固
 知尚未察論也是以
 助敬王不方公羊不
 與後天子不錄趙氏
 曰其其伐天子也

晉人圍郊胡傳曰人殺之也晉為方伯故遣大夫往
 勤王之義若是乎高氏曰子朝在郊也。
 春王正月王寅朔二師圍郊癸卯郊潰丁未
 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也王使告問庚戌平陰還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高氏曰因朝于楚而卒
 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胡傳不仁之甚則身弑國亡莒子出奔幸耳書以惡之
 莒子庚與虐而好劍左傳苟備劍必誡諸人國人患
 之又將叛齊焉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與將出聞焉
 存執受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君過
 之焉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弑君成名遂來奔齊人

大國也而許畧異
省四言而畧之也

賦評父滅後

楚師已濟六國先敗

楚師遂奔也胡沈齊

諸國皆奔楚者役屬

子楚悉師以出一敗

而身與衆俱亡也其

自取也或曰滅或曰

獲別若臣也若死口

滅大夫生也若曰獲

此而獲也

大夫曰不若楚不與

楚也

大夫曰不若楚不與

楚也

大夫曰不若楚不與

楚也

大夫曰不若楚不與

楚也

納郊公杜預與諸邱公之弟郊公昔公子十國

戊辰吳敗師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

追滅獲陳夏馮父殺作甫建公作協殺作盈甘註繼

吳人伐州來楚遣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

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燬吳公子光曰

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

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

君幼而狂陳大夫鬻壯而頑顛與許蔡疾楚政二

令尹死其師燬帥賤多龍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

令尹死其師燬帥賤多龍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

死難也。若復也。

分。此個戰經以詐
三言。之此其備戰者
月。詐勝者日之例也
非也。故云。改以三其
一非也。不其改而又
不之。是言耳。豈以敗
而平乎。今

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人
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
插心矣諂侯平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后
者致師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
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
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
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
陳大夫舍胡沈之內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
而譟而從之三國奔楚聞大奔書曰胡子見沈子

別君臣辨上下也

天王居狄泉

狄氏自敬下也蓋子

朝居狄泉曰大子居

于狄泉明正也高氏

曰景王前已踰年皆

保王且替天下有上

也胡氏曰王猛之母

弟得器正統也陳氏

曰敬王居狄泉在工

成之東人謂之東王

子胡在王城人謂之

東王誓天王嚳子朝

秦秋二事全齊

遲滅獲陳夏留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

○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於位曰滅生得曰

獲大夫生死皆曰獲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胡傳朝庶孽也曰尹氏立見世卿亂國也

○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劉子取糞人直人六月

壬午王子朝入於尹癸未尹圉誘劉佗殺之丙戌

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

子還巳丑召伯奭南宮極以成周人戊尹庚寅單

子劉子焚齊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

秦秋二事全齊

十五

也

尹氏立王子朝

杜詩書尹氏則非別

人所欲立陸氏曰言

氏見世物之惑也李

氏曰衛人立晉眾也

尹氏立王子朝篡也

地震

汪氏曰王城震而有

子朝之奔魯地震而

有陽州之孫天之示

八頭矣

於左卷秋七月戊申邾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

於唐丙辰又敗諸邾甲子尹辛取西閭丙寅攻蒯

蒯潰單劉輔王尹氏克朝左氏屢書單劉討著其勤勞也特叙尹國丙叙尹辛深罪其擾亂也

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非子朝所得篡也

始王也其曰天王因其居而王之也立者不宜

立者也朝之不名何也別嫌乎并劉子外方氏之朝也

八月乙未地震杜註經書地震魯地也傳言南宮極廢周地亦震也為屋壓而死

八月丁酉南宮極震其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

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

如晉疾乃復

胡傳不見納可也矣

而公不知自憤自強

宜夫固也。汪氏曰

先丁晉公行本以

請楚而中俱不見納

故斥疾而怒因其托

而書之以免其不得

至晉之耻也

○舍至晉

胡傳大夫執而致則

名此種善姓氏醫之

也舍以亂立身而不

屬于楚國以忠事主

而不順于強臣使照

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主必大克外石精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至河下公敷

公為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

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耻也托詞以

疾不志此其志何也釋不得入乎晉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獲卒傳子卒子何

叔孫舍至自晉左殺無

管士彌牟逆叔孫於箕叔孫使梁其蹀待於門

內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

公幼心忍性舉國以
臨其死可乾侯。

如氏曰姑不忍回于
季而謀納公正也不

見欺于季而反自殺
忠也然君子以為難

不以為法春秋不以
死棄姑而其忠不可

忘故因其可褒而褒
之冠氏曰晉以公如

晉為服季故尹姑二
傳去氏公羊連晉氏

傳授其日然姑寔無
罪不與魯同公羊

書氏為正
日食

左載梓慎曰將水膠
子曰星昏無常未錄

上伯士伯曰寡君以為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聘

做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殲車逆吾子叔孫受禮

而歸二月婚至自晉尊晉也杜註舍婚小所以尊晉左無叔孫字解

深致大夫執則致致則挈由上致之也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王氏曰天字其遠非為水旱左載梓慎昭子言皆妄

秋八月大雩

傳左秋八月大雩旱也

丁酉杞伯和厘卒和公作簡杜註未同盟而赴以名丁酉九月五日。月閏

冬吳滅郢胡傳著入郢之漸策楚附庸室邑之也隱不能保則國都危矣書以重土地也

滅巢

趙氏曰：楚滅巢，先取其巢國，滅州來，滅吳，滅徐，滅沈，滅頓，滅郟，則及于楚王。氏曰：文十二年，楚圍巢，則巢猶為國。至襄二十五年，吳伐楚，門子巢則巢服于楚矣。李氏曰：巢及巢皆楚屬國，而巢與楚不滅，則巢律滅吳楚，才器不下，保而守，非與敵立，非與無極，等用事，則政曰非乎。

春秋左傳卷之九

楚子為舟師以略吳昌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

九人滅巢

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遠之吳踵楚而昌

揚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

楚子

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

此曰大夫

圍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遠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

伐後人舟

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

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

為梗其王之謂乎

鮮杞平公

春秋左傳卷之九

舍如宋

汪氏曰行父如陳孫孫如宋與孫如高皆因聘而娶託公命以濟其不然皆自適也今意加以公室卿爲已逆婦也甚矣昔時私邑使公室之卿圍之今娶已使公室之卿逆之何待昭公孫齊而後時魯員、

接桐門右師樂大心也桐門其所居也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舍如宋

傳

二十五年春叔孫媯聘於宋桐門右師見之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

西子澤之稱

杜註司城氏樂氏之
大宗 新宮逸詩

杜註曹氏宋元夫人
林氏曰曹小邾姓

會于黃父

高氏曰王室亂四年

春秋三傳合纂

公季公若之姊爲小邾夫大生宋元夫人生子以
妻季平子昭子如宋勝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勿
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公公告樂而樂祁曰與之如
是魯若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取四公矣
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拘其
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
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斷人

和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請公穀作俛後同大
心公作世心後同

卷十下 昭公

庚

交言始為此會但令諸大夫謀之王室之念如此豈可坐待明年哉齊桓首止定王世子曾文詠叔帶逆襄王頃公何平是乎諸侯無伯也趙氏曰晉者國知無功以太叔一而西內應于是會王父亦勤王之意其實志不在是也家氏曰爲王室不費無勤士之室也明年不問首侯躬御及馬不能亦其矣在氏曰既不工師三軍造于宗師文待明年後王室將定而致其功耳

傳

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

翰王粟具成人曰明年將納王子大叔見趙簡子

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

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

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

民室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

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濫則昏亂民失

其性是故爲祀以奉之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在丑

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八風七音

柱語六氣陰陽風雨
勝明 五豐稔地宗
很免三味祭天地宗
內二者之氣 九文
豈非虫豸火粉水醢
離也 妻父曰其重
昏曰術塔火曰刺兩
增相謂曰語 幸和
為政在臣為重民功
曰唐治功曰力行其
德教務其時教

六律以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外

內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姊妹舅舅昏媾姻以

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

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懼殺戮為溫慈惠和以教人

之生殲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是故

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

舍怒有戰鬪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

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

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以

立曲也禮正義曰性
曲者以禮直之性直
者以禮曲之

入本事應管段收

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

地之^攝綱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

之能自^治曲布以^治禮者謂之成人夫不亦宜乎簡

子曰執也請終身守此言也宋^禮樂大心曰我不輸

粟我於周爲嘗若之何使嘗誓士伯曰自踐土以

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

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

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士伯告簡子曰宋右

師必亡奉君命以使之而欲背盟以干盟事無不祥

春秋

鸛鶴來巢

鴉氏曰鸛鶴不陰陰
故異而書之 張氏
曰邵子云天下將治
則天地之氣自北而
南天下將亂則天地
之氣自南而北禽鳥
得氣之先也此後晉
伯不說異楚甚述王
夏盟此異不特昭公
出奔之兆而已汪氏
曰劉歆云人反凡爲
亂物反常爲妖天地
之氣以類相應昭公
視天戒而不知從奔
于陽州尚諱避哉

大馬

商傳王事也無美詞何也王室不靖
共戡定之臣于所當爲之事也

有鸛鶴來巢

鸛又作鴉公作鸛胡傳皆所無故曰有
去穴而巢陸居陽位臣逐君之象也

左傳

有鸛鶴來巢書所無也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武

之世童謠有之曰鸛之鶴之公出辱之鸛鶴之羽

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鸛鶴踈踈公在乾侯徵褻與

禱鸛鶴之巢遠哉造造禱父喪勞宋父以驕鸛鶴

鸛鶴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鸛鶴來巢其將及乎

公何以書記異也宜穴又巢也

穀一有一亡曰有鸛鶴穴者而曰巢或曰增之也

辛酉零

李氏曰一歲二蒸一

月再零皆謂祀也

公羊聚徒以攻季氏

未錄或氏曰世禮官

女巫何足攻季氏乎

劉氏曰若七月乘乘

何至九月乃出奔乎

公孫齊次陽

胡傳齊桓公也次

陽齊命也則公

不能正身齊桓公

思賢不怨一節之意

秋七月壬辛大雩季辛又雩

胡傳昭公不自省而求

傳秋書再雩早甚也

高氏曰季辛不言大雩上

梁季者有中之前也又有繼之辭也

九月己亥公孫子齊次于陽州

陽州已穀作乙陽公仕揚

傳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申公鳥死季公

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姬

與襄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扶已以示秦邁之妻

曰公若欲使余胡傳余不可而扶余又訴於公甫曰展

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

水尾其私而以軍
小謀之宜其及也

杜註陽州魯魯境上
邑未成有前故次

程子曰威權去已而
欲擊正之求內之道

呂氏曰使叔孫耶子
而在則公必不至孫

家氏曰季連君而以
自孫自次爲文訊公

有以自取也庄氏曰
以叔孫舍子家子之

賈而不能專任以
其言則無人也遠信
季小之言則無謀也
公徒釋甲執冰而踞
則無兵也季氏曰意

序次三書八日實年

子平子拘展於十而執夜始將殺之公若泣而哀
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爲之請平子使暨勿內日
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
子季廂之雞鬪季氏介其雞廂氏爲之金距平子
怒益富於廂氏且讓之故廂耶伯亦怨平子臧昭
伯之從弟會爲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
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
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
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爲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

卷下 昭公

二二

如運君而傳皆歸咎于公若季氏本無罪者大失是非之正亦余氏曰謀之不臧所以敗也登台之請時變出倉卒二家未集季豈能無所俟哉此正季之狡計左氏叙此正詞見姦人肺肝處及二家集而公之孫成矣

按叔孫舍實忠禮矣詭邪舍外出而行其君之也余氏云二家助季氏正其自爲地謂孟則可謂舍則不可也世愈隔後不可矣

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賁公賈使侍人僚袒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俞云物定公使以君微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閻公居於長府

亦不能無罪

杜註季公爲公亥之
兄平子庶叔父公思
展季氏族季似公鳥
妻神女子女秦遷魯
大夫費公鳥妹秦姬
也公甫平子弟要
余劫以非禮公之亦
平子弟

鄭氏曰介甲也高氏
註呂氏春秋小鐵著
難頭此與下金距對
照頗合

杜註公爲昭公子務
人果實皆公爲弟
冰橫凡蓋或云箭第

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於門遂入之平子登臺
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于戈臣請
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
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
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曰入慝作弗可知也衆
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蕝蕝蓄民將生心生心
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再按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
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饒戾言於其衆曰若
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

孟蓋可以取欽言無戰心也

杜註如真薛先君且謀所奔

言公歸井
處氏曰公將陽州遊

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饒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人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於南門之西遂伐公徒于家子曰諸臣僞以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蕞謀遂行巳亥公孫于齊次于一州

教 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次止也

齊侯唁公于野井家氏曰再昔言非與之訊其無禮也
處氏曰公將陽州遊

之蓋為恭也任氏口以詰焉名桓已之適已也李氏曰經書皆三皆罪齊晉忘大義而崇微禮也汪氏曰過者草次之禮若過者獨相避過齊晉以昭公失國故簡其禮不以會禮相見

齊侯將唁公子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是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於平陰為近故也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齊侯曰自莒疆之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冉天若昨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

曰無內意。陷公不
欲其歸矣。

枉從者。陷君留者。
逐君皆有罪也。

叔孫舍辛

王氏曰。前此皆二晉

罪之有無。繼繼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
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
三。尚心而以爲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
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
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何守焉。乃
不與盟。公羊敘事畧同。但謂公將弑季氏。私字誤也。胡傳禮與詞足觀矣。而無納公之府。以

也之
弔失國曰唁。唁公不得入於魯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辛

注氏曰。子不
敢歸爲戍子。

范父子與魯叔孫舍皆畏君與國之至因禱以自裁也家氏曰魯公避而書言舍之爲公死也李氏曰昭子歸猶正殿埃之罪君而誅之亦庶足與季氏之羽黨而徐爲之圖今乃付之無可如何之命不及奪命速矣

傳 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於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帷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

宋公卒曲棘

按雍向之乱，榮元公實知強臣害國之甚，此所以開密君出而欲納之也。獨難其不與私親而能明大義，卒未公行而卒于路，天始不欲魯公歸歟。

齊侯取郚

齊侯曰：晉伯已獲齊，魯有德，修桓公之業，宜請命天子，務召與國，納昭公，戮意如伯政，振矣，乃以衆師爲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傳左 十一月，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己亥，卒于曲

棘。胡傳：宋元夫人生女，妻意如，則元公意如之。棘，外舅也，不顧私親而欲納公，故卒特書地。

公 曲棘者，何宋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憂內也。

家氏曰：齊晉大國坐視，宋元此行，視人之惡，猶已惡書其卒于行錄之也。

公也 范註：加當作訪，謀也。謀納公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郚。呂氏曰：齊侯不能討季氏而獨取郚，以處公，其無意于善可知。

傳左 十二月戊辰，齊侯圍郚。次年正月，庚申，取郚。

取，易辭也。內不言取，以其爲公取之，故易言之。

首務姑塞已責勇于
義者不爾也王氏曰

公羊

宋元公

莊氏曰昭公在外而

歸于魯會葬不廢

則子也

公至齊於郕

胡氏曰公失國而歸

居郕末一國之防也

哀王已出而情如歸

數王未入而情如欲

泉存天下之助也

孫氏曰居于郕者公

為意如所升不得入

于魯也汪氏曰衛侯

出左翼生是子人魯

出皆自國也昭公已

公羊

也 公羊詁同孫氏曰取以處公也明年公居郕此
處公可知李氏曰居之而不能為之復國罪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公向偏橋無及先
君而宋人葬如舊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 如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郕 家氏曰郕魯境故書
居乾侯習地故書在

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郕言魯地也

公次于陽州其曰至自齊何也以齊侯之見公

可以言至自齊也居于郕者公在外也至自之道

義不外公也 王氏曰自齊非來日至齊野并齊地
也黃氏曰每歲必書公所處存君也

夏公圍成 胡傳齊論不書孫休于郕說為義不終故
禮之書圍則子不臣昭不君齊無義皆見

公羊

二

失國而書若使之如
未失國然鄭突夫國
取樞衛衛夫國取夷
儀皆其人此言居內
而也為尊者謂為親
者謂也

公圍成

是氏曰不書公及齊
侯圍成以惑卒用之
說僅使公了雖帥師
也公無師不書公以
齊帥圍成張季受季
駘雖得其師不足以
也季氏曰書圍成二
昭公圍成見季氏之
強也定公圍成見家
臣之強也汪氏曰圍
成不書而公終居

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

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齋能貨

子猶為高氏後紫五千疋高齋以錦示子猶心動子猶

欲之心動必受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人

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助力於魯君

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楊之以見禍宋元公為魯君如

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

天之棄魯若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

若待於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下焉若可師有齊

郵則齊景微慮之必不足揚而公主齊失所因矣或云邪公密討意如不當急圍成去成近齊師不能成况入境討季則公至氏行貨而由邊公孫胡野渡再監顧也皆爲季氏用魯君遷留于社不饋也于猶受貨而高鵬淵提藥皆陳武于皆爲季氏用齊君命無受貨不饋也

杜註子猶梁邱據曰將以厭衆不欲使知已降也○故鼻管地

春秋三傳合纂

也君而繼之人之二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糾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桓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於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於淄者曰將以厭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師及齊師戰於炊鼻齊子淵捷從洩嬖子射之中楯及緣胸汰輅七入者三十聲子射其馬斬鞅矯改駕人以爲慶侯也而助之子車曰齊人也

卷十下昭公

三

洩于魯大夫格
大春也 子車淵檀

也 齊幣齊大夫野

洩即齊子

按此時或叱或罵成

何服勢

林許子與又此之野

洩亦此之 子淵欲

子字 林維顛鳴皆

自入苑何忌齊大夫

穀云言厲大公也未

錄劉氏曰公失國而

圖成小之甚者不可

請大

按如此結局則成一

○會于邱陵

按郵陵參盟返在屋

將與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衆可

子車盡力殪此子車

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洩曰軍無

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亦叱之再擊射陳

武子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自替其

鬚鬚甚也平子曰必子彊也無乃亢諸對曰謂之

○出○事○米

君子何敢亢之林雍差爲顏鳴右下苑何忌取其

耳顏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苑子荆棘雍斷

其足蹇而乘於他車以歸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

雍乘

之故習矣。

王氏曰齊襄公廢書

會盟謀納公而皆不

非梁邱據士鞅之寡

與季氏表裏也。

陳氏曰參盟再見晉

不復至盟也家氏曰

爲善不勇善以誅之

王氏曰景志能及遠

雖北杏之業倘難茂

而僅集小國卒不能

納公爭伯之畧止此

矣。

公至會居邠

按此聖人特筆在君

非史官舊也。

楚子居卒

棄疾改名居說見殺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祀伯盟于鄆陵

陳氏曰謀納公而不能也

經

秋盟于鄆陵謀納公也

王氏曰景公設納公之大義以爲糾合之能也

公至自會居于邠

正氏曰君行而返必告廟書至昭公居邠書至所以存君

傳

公在外也。至自會道義不外公也。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經

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大子壬

勿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寶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

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

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廢也。王有適

比。前氏曰同一讓國賊
札以和婉子西以嚴
厲令尹欲市德而專
政故言下句斬蒺。

天王入成周

胡傳不曰入京師者
言不可廢之入也
曰成周委難降為國
風之意而具龍庶弱
適之罪者矣。李氏
曰晉人歸王不言及
之皆前國郊廟五年
而後然王不忠不臣
之甚也。呂氏曰王城
遷九鼎之邦也。洛
誥所謂水洩漣水

嗣不可亂也。敗親逆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

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

乃立昭王。杜註：子西平王之長庶。昭王也。昭君
王者言王子建聘之。是彰平王之惡。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左傳在下

成周者何東周也。其言入何不嫌也。王城之東
故云東周

周有入無出也。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汪氏曰者尹氏始終
黨惡罪楚受賂也。

冬十月丙申王起師於滑辛丑在郊遂次於凡

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

西也成周注顏氏之

濟邑也濟諸州謂瀋

水東也平王卻王城

子朝餘党在王城敬

王畏之徒都城周注

氏曰悼王入王城敬

王入成周皆不入京

師而以地名書之者

其衰弱不能自振也

以王子朝奔楚

胡傅朝有寵于景王

爲之党者衆卒不能

立至于奔楚是非出

于人心卒歸于公而

止景王罷朝陳師可

爲後戒。王氏曰子

朝謀亂兵敗而奔出

三子党助敬者以先

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嚳奉周之典籍

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召伯逆王於尸及劉子單

子盟遂軍圍澤次於隄上癸酉王入於成周甲戌

盟於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十二月癸未

王入於莊宮家氏口以字在單劉爲襄在尹

遣矣非也奔桓奔也范註非責也意于周爲仇

十有七年春公如齊至自齊居于郕書以存

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于郕言在外

也穀云公在外也同高氏曰書至書居我者

故也君播越于外而臣子之義可絕乎

晉天子入後者子朝
奔天子反止然後罪
人咸服也

○按子朝奔時有告
請侯之文強詞奪理

雖文甚古穆而不足
錄

如齊至格郵

程氏曰為人君而見
逐其臣不見救于人

可矣緊美季氏曰如
齊求納而不能也故

復於罪

吳滅陳

胡傳公平光使單諸
弑之而稱國何也諸

夢有四子長諸樊次
餘祭次夷夫次季使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

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於上國遂聘於晉以

觀諸侯楚勞尹然工尹麋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

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於窮

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卻宛工尹壽

帥師至於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

可失也告鱣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

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鱣設

光諸樊子。修黃未子。以次相及而禮不受。則直之尤者也。修黃得君故稱國以弑大罪也。

趙氏曰：吳之亂，諸樊為之也。之受亦不免乎。故地而不受，予之者以其端非之。老以其不受致亂，皆非也。《左傳》曰：史記以修黃黃示子公羊，以修黃黃之無見史記。秀是謂曰：弑君者，尤專諸也。而曰：吳使人於其謀而罪人，亦得矣。

諸曰：王可弑也。毋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斂羞者，厭體改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鉞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偽足疾入於堀室，罽設諸竄，劔於魚中以進。抽劔刺王，致交於胸，遂弑王。闔廬以子其子為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王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

命吳墓復位而待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

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

楚殺其大夫郤宛郤宛

殺郤宛

家氏曰殺無罪之大
大且夫其族楚是以
有入對之禍金氏曰
子常逆管無極之讖
殺宛而稱國以殺君
無道以合其亂致獲
殺大夫而無忌誅絕
亡矣是則楚君之罪
也責君而子常之惡
亦不待貶而自見矣

先通之明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為右領流費無

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極比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

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

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

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真諸門令

杜註子惡卻也也
報敵也 曰與詰門
無極詞此復春拔磨
之後

杜註燕燒也

杜註令終陽句子晉
陳楚大夫皆卻氏克

尹至必觀之而從以嘲之及饗曰帷此也諸門左無極
謂令尹曰吾幾禍子于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
子必無往且此後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
還又誤擊師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
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覲卻氏則有甲焉不往
召其也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卻氏且燕之子
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燕令曰不燕卻氏與之
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投之遂
弗燕也令尹炮之盡滅卻氏之族當殺陽令終與

○會扈

詐氏曰土執以貨宗
納公無從焉者以令
戊周故也伯圖不競
苟有一善則遣諸
而存之趙氏曰宋衛
面請猶知有君臣之
義也士鞅取貨與季
氏同盟齊也季氏
曰齊魯鄰陵之盟而
據入季氏之錫昔頃
爲魯之會而執納季
氏之貨二君相然不
知以爲魯之休戚無
關於已孰知田常繼
施于齊六師伐季子

其弟完及咤與晉陳

九月命尹子常因國言不已乃殺無極與將師以說于國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晉人邾人滕人會于

扈胡傳不克納而諸大夫皆序者宋衛大夫皆利納公受賂不欲納者獨范鞅耳又况戊周之令行乎

秋會于扈令戊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

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

貞子曰季孫莫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

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

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啟叔孫氏

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

皆使二君能為魯討
賊亦是魯內盜之謂

也季氏曰齊將郤不
來五年後始城可見
皆伯合不疾而諸侯
勤王不急也孫氏曰
此會不特見魯三家
之橫年見晉六卿之
強不特見天下之无
王并見天下之无伯
也

和歌奔

高氏曰管強臣逐君
而和快來奔從其內

公如齊

見齊之卑公而公甘
受辱也

宋火三事

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遺也魯君守齊三年

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之有十年之備有

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

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為難二

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

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

復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家氏曰宿納庶其與我意如納快世濟其
惡逐其君又為叛君者速逃王罪當誅也

卷十七 昭公

三

公如齊

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

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

仲之子曰重為齊侯大夫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

以君出杜註禮君宴大夫使宰為羊獻比公子大

公至自齊居于郕高氏曰公以齊忘卑我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公出奔而會葬皆

公如晉次于乾侯孫氏曰次乾侯不得入晉也既不

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

公至齊居郕

存公也亦見齊之卑

公不能弱也

汪氏曰本年秋孟懿

子陽居伐和公徒敗

于且知春秋不書其

存公也以臣伐君而

君敗也虎不斥責何

思學于聖人而昧大

義至此極乎

加晉次乾侯

趙氏曰晉六卿盟三

家等傷之盟既取貨

季氏其忍杏路以傷其類哉。余氏曰：季氏內有逐君之管，外結強大夫，連羣小，昭公斥庸，不斷卒，不返也。惡夫。

按公若听子家之言而早之，晉則晉或爲之致力，也不見礼于齊而後知晉，晉人之心不樂矣。然有委質之士，執則早住亦未必納耳。書如晉，晉也。

葬鄭定公。按公出奔而會葬，不祭，皆季氏專政爲之也。

於人而即其安人。孰殺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

介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

於竟而後逆之。家氏曰：書如存公也。書次，責晉也。汪氏曰：齊猶取刑圍成，晉拒之矣。

公在外也。胡氏曰：詳書所在，見臣子不可頃刻忘君父也。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寧公作甯。定公卒，獻公蠶立。

六月葬鄭定公。湛氏曰：志地葬之禮也。而鄭葬非初見矣。五月葬速也。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寧公作甯。

冬葬滕悼公。王氏曰：昭公在外，季氏使人會諸侯之葬，以結外援也。

作滕悼公

高氏曰公不在國此與送之禮皆季氏專之也。

主鄆高張唁

何註不致以晉不見容于晉未至晉孔疏云入晉境不得與晉侯相見故書至乾侯高氏曰唁野并齊地也唁野安晉地也今在鄆乃魯地故但書來。

如晉次乾侯

左傳載平子房史壯馬未錄注氏曰意如冤悻必死是馬之賈脫有是事亦如鄭註

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

唁公 胡傳唁淺事書者罪齊景不能修方伯之只討意如納公而徒遣使唁公豈得礼乎。

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

來唁公稱王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祗辱焉公

如乾侯 注氏曰悉書唁訊齊晉不能納也齊侯始猶親唁今使高張弼其至晉不受聘公耳

齊唁公不得入於魯也。

公如晉次于乾侯 高氏曰齊侯與公故復如晉而晉復不受故次狼須如是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季孫意如曰叔俛無病而如此皆無公也 謂夫

紂王中肩而勞王之
始耳

按書如昔大乾侯
習也

初謂

胡傳曰是天地一民
皆非其行矣公出而
猶不改過自棄批矣
孔疏公既如晉鄭人
潰散叛公使公不得
勇來當是季氏道之
使然正氏曰苟公之
德澤足以結民則雖
誘之使叛其民亦不
忍去也

按制潰有專罪公者
有專罪季者罪季誠
是而公之不得民亦

命也非我罪也

秋七月備四

冬十月鄭潰杜註民逃其上

杜註民逃其上曰潰潰散叛公
老註公德之不建如此之甚

公 邑不言潰此其言潰何邪之也曷爲邪之君存

焉爾家氏曰此季氏凶威所脅非
民之罪亦不可盡責魯君

建 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

亦譏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初傳歲首必書存君罪
季亦罪臣子訊諸侯矣

諺 中國不存公存公故也范註中國
國中

使魯無君耳

昭公

三

且兼之乃備。

公在乾侯

於誓在存公也。書在乾侯。書也。

非晉頃公

按此時公歸在晉地不能備禮會葬乃季氏使人會葬也。

滅徐章羽奔

吳氏曰徐子名若初已服吳與子信而送之非能自奔也劉氏約曰齊滅楚楚滅徐伏威溫君奔晉不名者強暴加于弱小力不勝而義未絕也意切已隆而卒有顯復之望故名以著。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杜註三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羽公作禹敗吳以私怨而滅也。

傳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秀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

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彊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冑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

其絕也。趙氏曰：既服而齊辱社稷也。故特名家氏曰：光怒徐納亡公子而滅之。書滅也。言有名不死社稷也。黃氏曰：徐爲勾踐通中國，通荆楚之路。自楚伐執徐子，久服于楚而畏之。今楚喪吳，欲伐徐，故先滅徐。

杜注：胡山故胡子之地。先王謂太王、王季亦自西戎。始比諸華德安也。

公在乾侯

左傳：不錄王氏曰：左云言不能外內也。蓋

春秋大三年傳公在乾

姬。通。今。而。始。大。比。於。諸。華。光。又。甚。又。將。自。同。於。先。
王。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剪。喪。吳。國。而。封。大。異。姓。
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備。
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
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
防。山。以。水。之。已。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
人。以。遊。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嬖。臣。從。之。遂。奔。
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存君也。所以誅季也。

昭公

三

不知春秋存君之義
意如會適歷

陳氏曰：賈昭之問，大夫無君，晉爲之也。若公知晉，欠乾侯在乾侯，意如會公，乾侯侯皆罪晉之詞。呂氏曰：苟有人心者，必憤意如而於昭公，况晉乎？乃爲義之心，不勝食利之心，所以納者姑爲之名，而卒無功也。且士鞅私于意如，則互爲唇齒，久矣。晉六卿猶意如也。昔君猶昭公也。黃氏曰：將納公而意如，是取必于季氏也。其可哉。

卒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躒公殺作條後同杜註晉地

臣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於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

注氏曰：意如甲詞，伏罪皆外鈞，以欺晉後。里論者亦有爲所欺者。季氏曰：晉定初立，旅成，而晉易時納公之意，不可謂無也。乃虜士執討，及會季氏，何以爲盟主？

荀爽曰：公乾侯，意如曰在晉地，故不言來。謂氏曰：陪公使之入也。然氏曰：見晉侯，望之無是，喻突其君，而陽言其君遷家。氏曰：晉將納公，沮下，執管寧欲納公，沮下，荀躒權移于下也。

春秋三傳合纂

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

異心。

初傳晉不罷討意，如而能以會禮葬矣。陸氏云：晉大夫爲盟主，與荀躒爲人臣，可知矣。得之

夏四月丁巳，薛伯殺卒。

同盟。

故善季氏曰：薛服屬于宋，今公出而告我，曾弔葬，亦備其也。三家之私憾。

晉侯使荀躒唁公子乾侯。

不討意如而勸公歸，歸必

夏四月。

上、臨、

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

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喙曰：在一言

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

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

卷十

昭公

三五

黑肱以盜奔

左云云或求名而不

得或欲蓋而彰彰又

引齊豹等語斷語盡

未錄趙氏曰左氏以

齊豹爲求名不與其

名則諸如殺而書名

者皆與其名也陸氏

曰豈二叛人預知夫

子修春秋時者不書

名與何言欲善也皆

曲說

公羊也蓋也未錄劉

氏曰叔新賢既不足

又獨數十世而誅叛

惡之惡弓使當有國

乎法氏曰大國未嘗

封子弟以都乎如齊

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葬除宗祀

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何

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

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忘子姑歸

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於魯師季孫必與君歸

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

意如也

意如也

秋葬薛獻公

季氏會葬之也

高厚圖防左經文關
齊至者可以為非齊
高厚也或又謂與
天子夷尤應說王吏
字上句為奔諸侯所
又傷僅一見耶湛氏
曰墨莊叛財季氏納
叛之罪皆見。

曰食

按左傳劫餓欲以已
厚應口食固非災墨
以為吳入郢之兆亦
偶附會未錄

公在乾侯取闔
左傳言不能外也又
不能用其人也未錄
趙氏曰每歲首皆齊
在存公所以誅季也

春秋三傳全書卷六

冬黑肱以濫來奔

杜註不書邾史闕文孫氏曰邾庶
其昔年夷皆言闕此不言闕脫也

邾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季納

邾來奔內不言叛也穀云又為別國以非天子封
故無爵孔疏指為妄說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闔書在存君也
書取罪季也

夏吳伐越高氏曰越前與楚伐吳故始
用師于越而國自是亡矣

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

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秋七月傳四

昭公

三

而左氏各為之說

矣家氏曰關魯公

取之所往善取者賊

臣據國之罪屢當特

書致討于季氏也吳

氏曰雖得魯地猶取

之外耳季氏曰公非

有兵力也魯人以關

與公而公取之也書

取者其微也

公羊以為刺魯邑未

錄孔疏定元年將葬

昭公季氏使役如關

公天將溝溝是魯葬

地非葬邑

吳伐越

杜註此年歲在星紀

吳越之分也歲是所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

鄭國蔡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冬 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

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於

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 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

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

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餼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後賦

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劄于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

胡傳成周地名與列國等矣家氏曰此時伯政之德克舉者也

在其國有福與先用
兵故反受其殃家氏
曰東方抗楚越諸其
後自是以楚越不相
爲下而齊晉二大國
之患在齊晉也

○城成周

吳氏曰王畏子朝餘
竟不居王城而懼居
成周諸侯先伐之今
晉率諸侯城之鄭氏
曰城之遠定都焉李
氏曰情出于公亦衰
世之幸也謝氏以爲
能從王命善之也可
從洪氏曰著尊王之
心未忘也黃氏曰擴
而大之也若爲城垣

○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故
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書薨悲公也。誅季也。書乾侯非所也。亦罪晉也。

○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

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己未公薨。

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

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左又載史

子語未錄。汪氏曰：此只可以微人君而非所以告爲臣者也。

何勞諸侯乎。

公罷乾侯

胡傳臣民皆季所有
公有子家不聽不能
復讓宣矣。

李氏曰意如不敢復
亦不敢別立君者以
魯秉周禮猶懼公議
之見討耳書葬非缺
矣。

春秋三傳通經合纂卷十下終